



明史卷二百二十四

喬允升 易應昌

孫居相

曹珖

李日宣

曹于汴

陳于廷

鄭三俊

張慎言

喬允升字吉甫洛陽人萬曆二十年進士除太谷知縣以治行高等徵授御史歷按宣大山西畿輔並著風采三十九年大計京官允升協理河南道力鋤匪類而主事秦聚奎給事中朱一桂咸為被察者稱寃時察疏猶未下允升慮帝意動搖三疏為帝別白其故且劾吏部



侍郎蕭雲舉佐察行私事乃獲竣雲舉亦引去明年遷
順天府丞尋進府尹會齊楚浙三黨用事移疾歸天啟
初起歷刑部左右侍郎進尚書時獄訟繁多允升讞鞠
平允嘗言小民犯法者衆由教化不先請勅監司守令
嚴保甲以詰奸申鄉約以勸善上官即以奉行勤怠定
有司殿最報可魏忠賢既竊柄首逐吏部尚書趙南星
廷推允升代忠賢以允升為南星黨并逐主議者允升
復移疾歸既而給事中薛國觀劾允升主盟邪黨落職
閔任崇禎初召拜故官時訟獄益繁帝一切用重典允
升執法不撓多所平反先是錢謙益典試浙江有奸人

金保元徐時敏偽為謨益閔節授諸生錢千秋立券二
千金果獲薦已千秋覺其偽欲負約二奸與之閔得三
百金而止事傳都下為部科磨勘者所發謙益大駭詰
問千秋始知二奸所為疏劾之并千秋俱下吏罪當戍
二奸旋瘦死千秋更赦釋還事已七年矣至是溫体仁
惡謙益復發其事詔下千秋再訊當是時帝深疑廷臣
結黨蓄怒以待而憐仁又從旁偵伺廷臣相顧惕息允
升乃會都御史曹于汴大理卿康新民等讞鞫者再千
秋受拷迄無異詞允升等具以聞帝不悅令覆勘体仁
慮謙益昭靈已且獲譴再疏劾法官六欺且言獄詞盡

出謙益手允升憤稱疾求去帝雖慰留卒如辭仁言奪謙益官閒住千秋荷校二年冬我

大清兵薄都城中外戒嚴刑部主事高斗樞亟言於允升曰獄多巨盜宜請營兵防其越軼允升以時方乏兵不聽無何囚劉仲金等百七十人果破械而出欲踰城走潁城守嚴相繼被獲帝震怒下允升及左侍郎胡世賞提牢主事教榮繼獄欲寘之苑中書沈自植乘間撻劾允升他罪章併下按問副都御史易應昌以允升等無死罪執奏再三帝益怒并下應昌獄鑄僉都御史高弘圖大理卿金世俊級奪少卿周邦基以下俸令再謝

弘圖等乃坐允升絞而微言其年老可念帝亦以允升

法當死特高年篤疾減死與繼榮俱戍邊世賞贖杖為

民允升端方廉直敷歷中外具有聲績績至是以註誤獲

重譴天下惜之應昌字瑞芝臨川人萬曆三十五年進

士由甌寧知縣徵授御史熹宗初踐阼即遣官代禮南

郊且講筵早輟應昌抗疏切諫天啟元年三月言近日

中旨屢宣群情猜惑陛下之魁柄未嘗旁落也天下人

竊：焉惧其有旁落之漸也閣臣之行徑未嘗中通也

天下人竊：焉惧其有中通之漸也祈乘傳中旨歸票

擬于閣臣以監先朝之成憲杜後日之釁端三報聞出視

上江學政擢大理寺丞進少卿五年十一月南京戶部
員外郎胡芳桂劾應昌為東林邪黨遂削籍崇禎二年
正月起左僉都御史奏行馭吏五事明年進左副都御
史故事御史復官必由都察院咨部時御史史堇高捷
自投牒求咨應昌惡其愴邪格不行堇遂出疏詆應昌
應昌憤劾堇跡妄無耻帝奪堇俸半歲然二人迄叙用
及允升等下獄事屬都察院應昌適掌院事言律獄卒
失囚者減囚罪二等囚自內反獄在逃又減二等司獄
官減獄卒罪三等提牢官未嘗點視致失囚者罪同獄
官而尚書侍郎不載然此非邊警戒嚴者比榮繼合杖

九十如律允升世賞無律可據倘念允升身事四朝世
賞夜縛三賊特加恩貸或從提牢律再減二等各杖七
十收贖亦惟命帝不從令再擬五月應昌擬榮繼比獄
卒律杖八十徒二年允升減榮繼二等世賞已轉官比
同僚犯公罪律杖六十帝猶不許是時帝意叵測應昌
無所徇執如初帝大怒曰越獄一案關城守軍机屢旨
已悉允升等聽囑縱囚奏對面謾罪狀甚著應昌乃堅
請無罪豈祖宗定律時必註明敵在城外囚出獄中一
款耶又將漢朝中主妄相比諷且稱世宗時囚徒越獄
罪不及尚書侍郎獨不記世宗于法司問擬不當輒命

逮問耶爾輩矯誣欺抗朋類為重君國為輕是何肺腸
且稿成誰手其其實以聞六月應昌等引罪命下詔獄
用輔臣成基命等言改刑部九卿公疏論救不納及允
升減死所司請寬應昌帝言先升自以年老獲釋非應
昌可比不從九月尚書胡應台等獻上其獄帝以為輕
杖即中徐元嘏于廷鑄應召秩視事應昌遂論死四年
四月久旱求言者多請緩刑乃免應昌及工部尚書
張鳳翔御史李長春給事中杜齊芳都督李如楨死
遣戍邊衛南渡時召復故官踰年遷工部右侍郎國
變後卒

曹于汴

曹于汴字自梁安邑人萬曆十九年舉鄉試第一明年
成進士授淮安府推官以治行高第徵授吏科給事中
疏劾兩京兵部尚書田樂邢玠及雲南巡撫陳用賓樂
玠遂引去吏部即趙邦清為同列及言官汴蟻獨抗疏
申雪之歲餘詣告歸僦屋以居不蔽風日起歷刑科左
右給事中嘗巡視內庫見庫藏殫匱力請遵舊章杜冗
費繼改巡清商人輸納芻苴者至破家自盡請嚴禁中
官抑勒皆不見省朝房灾謂今百官多闕故上天示警
宜急補曠官脩廢政遼左有警設增兵言國家三歲遣

使者閱邊必盛誇邊臣功伐蟒衣金幣之賜官秩之增未之或靳今何廢防至此宜重加按問若邊道超擢更當于秩滿時覈實其績毋徒循資養俸坐取建牙開府之榮三十七年進吏科都給事中奄人陳永壽掌內官監與其兄邦彥表裏為奸給事中胡嘉棟發之永壽反訐嘉棟自解于汴憤抗章極論永壽罪奄人為奪氣故事章既入會極門中官直達之御前至是必啟視然後進御于汴謂乖祖制洩事机力請禁之明年典外察謝絕請謁去留惟公又明年典京察宵人湯賓尹劉國縉輩屏斥殆盡其黨群起力攻于汴持之有故卒不能奪

以久次擢太常少卿既寢不下請告又不報俟命歲餘移疾歸光宗立始以太常少卿召至則改大理少卿遷左僉都御史佐趙南星協主京察力扶善類事竣進左副都御史天啟三年秋吏部缺右侍郎廷擢馮從吾以于汴副中旨特用于汴于汴以從吾名位先已義不可越四辭不得遂引疾歸明年起南京右都御史辭不拜初萬曆中于汴佐察出王紹徽喬應甲于外至是兩人以附魏忠賢得志必欲害於汴屬其黨石三畏以東林領袖劾之忠賢遂矯旨削奪崇禎元年召拜左都御史振舉憲規約勅僚吏臺中肅然時忠賢雖殛其黨猶多

在列明年京察于汴力主澄汰仕路為清溫肸仁之訐
錢謙益也下錢千秋法司訊卒不得實肸仁以于汴為
謙益座主并訐之于汴亦發肸仁欺罔狀帝終信体仁
謙益竟獲罪先是詔定逆桉于汴與大學士韓爌李標
錢龍錫刑部尚書喬允升平心叅決不為已甚而小人
猶惡之故御史高捷史莖素儉邪為清議所擯吏部尚
書王永光力荐之故事御史起官必都察院咨取于汴
惡其人久而勿咨永光憤再疏力争已得請而于汴猶
以故事持之兩人遂投牒自乞于汴益惡之卒持不予
兩人竟以部疏起官遂日夜謀傾于汴中書原抱奇者
故賈人子也先嘗誣劾大學士爌至是再劾爌及于汴
并及尚書孫居相侍郎程啟南府丞魏光緒目為西黨
請并放出以五人皆籍山西也抱奇言既絀工部主事
陸澄源劾于汴朋奸六罪帝雖謫澄源于汴卒謝事去
及辭朝以敷大進規卒贈太子太保于汴雅崇正學操
履粹白立朝正色不阿好崇獎名教有古大
臣風

孫居相

孫居相字伯輔沁水人萬曆二十年進士除恩縣知縣
徵授南京御史為人負氣敢言嘗疏陳時政謂今內自

宰執外至群守縣令無一人得盡其職政事日廢治道
日乖天寔于上人怨於下究且瓦解土崩不可收拾縱
使珠玉金寶亘地弥天何救危亂帝不省誠意伯劉世
延素無賴屢犯重辟詔廢為庶人錮之原籍世延不奉
詔久居南京所為益不法及是妄言星變將勒兵赴關
遠近駭異居相疏發其奸并及南京勛臣子弟暴橫狀
得旨下世延更安遠東寧忻城諸子弟悉按問強暴為
戢稅使楊榮激變雲南守太和山中官黃勳嗾道士毆
辱知府居相皆極論其罪時中外多缺官居相每攝七
差署諸道印事皆辦治大學士沈一貫數被人言不動

居相力詆其奸貪植党一貫遂去居相亦奪祿一年連
遭內外艱難殿關起官內臺出巡漕運時漕政壞甚居相
銳意振刷輸輓無後期還朝發湯賓尹韓敬科場事章
下廷議當褫官敬邀旨下法司覆勘居相憤復發其通
賄狀敬遂不振御史年例外轉吏部當會都察院協議
至是王時熙魏雲中之去都御史孫瑋不與聞居相再
疏劾尚書趙煥背旨擅權煥竟引退及鄭繼之代煥復
以私意出宋樂潘之祥於外居相亦據法力爭吏部侍
部部從哲由中旨起官中書張光房等五人以持議不合
時貴擯不與科道選居相並抗章論列當是時朋黨勢

成言路之不肖者率附吏部以驅除異已勢張甚居相
挺身與抗氣不少沮于是諸黨人過庭訓唐世濟李徵
儀劉光復趙興邦周永春姚宗文吳亮嗣汪有功王萬
祚輩遂群起為難居相連疏搢拄党人迄不能害至四
十五年亦以年例出居相為江西叅政引疾不就天啟
改元起光祿少卿改太僕三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陝
西明年春召拜兵部右侍郎其冬魏忠賢盜柄復引疾
歸無何給事中陳序謂居相出趙南星門與楊漣交好
而序同官虞廷陞又劾居相力荐李三才遙結史記事
遂削奪崇禎元年起戶部右侍郎尚督鼓鑄明年改吏

部進左侍郎尋以戶部尚書總督倉場時轉漕多雇民
舟民億甚以居相言獲蘓其困山西盜起列上弭盜諸
策詔悉施行高平知縣喬淳以貪虐為給事中楊時化
所劾坐贓二萬有奇淳家京師有奧援乞移法司覆訊
且許時化請囑致隙時化方憂居通書居相居相報書
有国事日非和氛益惡語為偵事者所得聞于朝帝大
怒下居相獄謫戍邊竟卒于戍所弟昂相亦舉進士歷
吏部郎中副都御史巡撫湖廣

陳于廷

陳于廷字孟諤宜興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歷知光山

唐山秀水三縣徵授御史甫拜命即論敕科臣汪若霖
語詆閣臣朱賡甚力坐奪祿一年頃之劾職方郎申用
懋趙拱極黃克謙為兩相私人不宜處要地又劾賡及
王錫爵當斥已言諭德顧天峻素干清議不宜久玷詞
林語皆峻切三十七年視賑河東劾稅使張忠撓鹽政
正陽門災極陳時政闕失父喪除出按江西時稅務已
屬有司而中官潘相猶欲親督湖口稅疏劾其背旨虐
民淮府庶子常洪擅國作奸增置瓜牙為民害論寘之
法因覈藩府之庶冒嫡死冒生幼冒長及詭養異姓者
宗祿為省改按山東亦著声績光宗立擢太僕少卿徙

太常紅丸議起言君父非可嘗試崔文昇李可灼均當
大辟尚書王紀被斥特疏申救再遷大理卿進戶部右
侍郎改吏部進左侍郎尚書趙南星既逐於廷署部事
大學士魏廣微傳魏忠賢意欲用其私人代南星且許
擢于廷搃憲于廷不可竟以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三
人名上忠賢大怒謂所推仍南星遺党矯旨切責并楊
漣左光斗盡斥為朝民文選郎張光前御史袁化中房可
壯亦坐貶黜自是政一更清流盡逐而小人日登進用
事矣崇禎初起南京右都御史與鄭三俊典京察力鋤
匪類仕路為清南御史差竣例聽北考於廷請先考於

南度耳目近綜核真報可四年召拜左都御史以巡方
責重列上糾大吏荐人才修荒政覈屯鹽禁耗羨清獄
囚訪奸豪弭寇盜八事請於面道日核實課功優詔褒
納給事中馬思理御史高倬余文縉坐小過下吏並抗
疏救之秩滿加太子少保三疏乞休不允故事武臣有
過文臣不得擅撻至是兩浙巡鹽御史祝徽廣西巡按
御史畢佐周並以擅撻指揮事聞帝方念疆場多故欲
倚任武臣旨下畚覈於廷等言軍官起家世胄率不循
法度槩列彈章將不勝其擾故小過量行戒責用示創
懲凡御史在外者盡然不自二臣始也且巡方按臣煌

煌代天將命而戒飭撓於武弁何以抑驕悍帝以指揮
秩崇非御史得杖令會兵部稽典制以聞而典制實無
杖指揮事乃漫引巡撫勅書提问四品武職語以對帝
以比擬不倫責令再核于廷等終右御史所稱引悉不
帝意既三上三却竟削籍歸家居二年卒南渡時贈少
保謚于廷端亮有守處朋黨間和而不激晚年周延儒
當國於廷其里人無所附麗與溫体仁亦不合故卒獲
重譴去史莖之巡按淮揚也贓私狼藉于廷擬於回道
按之而其長子頗有干謁莖挾其手書恐喝事遂止叔
子貞達由廕為順天知事京師陷為賊拷死季子貞慧

字定生知名於時

曹琬

曹琬字用韋益都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授戶部主事督皇城四門倉先是衛軍貸群璫子錢償以月餉軍不支餉者三年及餉期群璫抱券至琬命減息璫大譁琬曰并私券奏聞聽上處分耳於是群璫請如命軍困稍蕪以憂去起補兵部武選主事歷職方郎中京營將張承憲大璫私人也求為大帥琬不可大璫以屬尚書尚書為言琬終不可東廠太監盧受疏申取掌琬亦請敕受約束部卒毋誣陷良民受大恚四十一年出為河南

叅政引疾歸語尚書王象乾曰鄭國泰厚養死士東宮無守衛萬一奸宄闖入寔生意意外奈何此樞部責也後果有挺擊之事久之起南京太常少卿光宗驟崩馳疏言先帝春秋鼎盛即涉勞勤何至一月之間便爾殂落道路喧傳咸知為奸党陰謀醫藥雜進以至于此伏思三十年来忠臣誼士受杖受竄以爭冊立者止以先帝故耳此曹久蓄異謀必有一舉實不意其猝遽之中敢為陰蝕之計致身軟一證遂不可起陛下為先帝愛子乃不一問先帝垂歿之事以報先帝九原之恨豈謂三十日之崩真為宿證真為哀毀所致耶若以先朝恩幸

猶存內廷處分不易將既露之情狀可竟掩乎作奸之
爪牙可竟置乎若以宮庭御幸不必深言恐此曹豫料
今日不發而竊幸其夙昔之陰謀則此曹何幸而先帝
何不幸也今衆口譁傳流布已遍筆誅口伐天下必有
書之者獨不能得之廟堂使事有必行奸有必戮臥逆
黨于肘腋而不復慮有後患誰實悞陛下至此蓋天下
之弒逆有毒而非醜戕而非及者此與先年梃擊同一
奸宄先帝之升遐一日不明則內庭之陰謀一日不破
陛下亦不得高枕無患乞明詔輔臣直窮奸狀以雪先
帝之讐洩萬姓之憤九廟幸甚報聞天啟初叙賊方時

邊功加光祿卿尋召為太常卿與鄒元標馮從吾高攀
龍會講首善書院四年進大理卿時魏忠賢亂政大獄
紛起琬謂御史潘士良曰諸君藉手中貴盡屠東林東
林盡即非東林者亦及矣蝮蛇不得人以肆其毒遇草
木亦螫恐諸君異日亦蝮蛇之草木也又語侍郎張鳳
翔曰楊左六君子將逮至若請于聊城得下法司猶可
存其餘息聊城者大學士朱延禧也延禧與魏廣微合
竟發鎮撫汪文言死詔獄許顯純自為供狀誣逮趙南
星等琬語都御史李宗延曰供狀稱李若星賄趙南星
五千金得甘肅巡撫不知推若星者實太宰張問達也

可藉此昭雪宗廷不聽玠請告歸尋為給事中潘士聞
所劾落職閑住御史盧象欽歷攻東林詆玠狎主邪盟
遂削奪崇禎元年起戶部右侍郎督錢法尋遷左侍郎
三年拜工部尚書玠初名珍避仁宗諱始改名尋以陵
工成加太子太保桂王重建府第議加江西河南山東
山西田賦凡十二萬有奇玠曰寧議處於水衡不可輕
斂民怨浙江通織造銀十餘萬撫臣陸完學請編入正
額玠謂一入正額後且為無窮患其陰卹民瘼如此大
增張彞憲總理戶工兩部事議設座于部堂玠持不可
右侍郎高弘圖履任彞憲欲共設公座玠與弘圖約比

彞憲至昏曰事竣矣撤座去彞憲怏怏及主事金鉉馮
元颺交疏劾彞憲彞憲疑出玠日捃摭其隙會山永巡
撫劉宇烈請料價萬五千兩鉛五萬觔工部無給銀例
與鉛之半宇烈怒奏鉛皆濫惡彞憲又特取粗鉛進曰
庫鉛盡然欲以罪玠頷收鉛非玠任內事嚴旨盡鎔庫
鉛司官中毒死者三人內外官多獲罪彞憲乃糾巡視
科道許國榮等十一人玠既故忤旨詰責彞憲又指閹
工冒破齧齧之玠念大臣日與閹等爭非國體累疏乞
骸骨歸言者屢荐卒不起家居十四年卒兩兄璜璉並
知名璜字子渭萬曆十四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西安

知府立社約令民相救恤墾荒田植桑棗多為民興利
商洛藍田間產葛民不知治求漢中民善治葛者教之
秦民始知採葛織造礦稅病民力為調劑用清望擢湖
廣提學副使有聲終通政叅議璉亦舉進士終戶部郎
中

鄭三俊

鄭三俊字用章池州建德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由元
氏知縣遷南京禮部主事進郎中出為歸德知府持身
峻潔刑不妄用而吏民畏之若神建范文正公書院遊
九邑士六十餘人教之後悉登科第居五年遷福建提

學副使較閱公明請謁路絕以親病乞歸家居七年起
故官督浙江糧儲天啟初召為光祿少卿改太常未上
陳中官侵冒六事語極竣切時魏忠賢客氏離間后妃
希得見帝未有篤厚三宮妖冶不列于御語忠賢見之
怒遣二豎至閣中令擬旨重譴閣臣力解二豎持之堅
且摘妖冶語劾甚其罪閣臣復爭乃調旨以先朝故事
為辭三俊不悅復疏言近日糜濫荼毒無踰中璫而閣
臣悉指為故事何曲徇中官至此國家之事少涉內廷
輒成扞格臣豈不知但封疆大壞天下已亂如處漏舟
之中不知托命何所尚為是剖腹藏珠之計乎古人有

言奄豎聞名非國之福今之聞名者已有其人內連外
結駸々有嵩擅之勢所恃者獨有閣臣殫壓之抑損之
爾閣臣所重在調旨當擬議務協人心安可阿諛曲從
自溺其職如臣此既自當正擬以進即聖意不從仍應
爭執爭之不得而後有辭于天下安得惟中璫之言是
聽天下事內廷操重而大臣委蛇他日將更有不可知
者豈可不為寒心哉疏入忠賢益怒以語侵內閣留中
不下三年四月擢左僉都御史疏陳兵食大計復規切
內外諸司甚至吏部郎中徐大相言事被謫抗疏救之
明年正月由左副都御史拜戶部右侍郎楊漣之劾魏

忠賢也三俊亦上疏極論未言忠賢之惡天下知之無
一人敢言之漣獨奮不顧身摠忠入告為輔臣者宜力
為主持何以憲臣之疏未下而忠賢之疏反見褒荅伏
讀明旨有使朕孤立之諭不知忠賢者昔與李進忠劄
朝聳皆効忠于選特得罪聖母而二心于皇上者也廷
臣既盡發其奸鬼神必陰奪其魄乃不聞赫然震怒全
畏罪賒死之人懷疑入侍包藏禍心其為害也胡可勝
言至奉聖夫人客氏者與忠賢表裡為惡構禍宮闈亦
且與之並逐乞聖明立斷施行不報尋署倉場事時太
倉無一歲之蓄三俊以為憂奏行足儲教事國計賴之

十一月忠賢大翻朝政盡逐趙南星楊漣等諸正人三
俊遂引疾去明年忠賢党張訥請毀天下書院劾三俊
與鄒元標馮從吾孫慎行余懋衡合汙同流遂褫職閔
住崇禎元年起南京戶部尚書兼掌吏部事時南京諸
僚多魏忠賢遺党明年京察三俊澄汰一空其冬京師
被兵旋失永平數州縣帝憂勞特甚大臣獲譴者十餘
人三年春三俊以建儲入賀言皇上勵精圖治廷不輟
咨諸臣無一人能為陰雨之圖致畿輔震駭聖心焦勞
皆臣子之罪也今強敵已退名城已復此正轉危為安
亡羊補牢之時然天下根本福澤之源在于陛下陛下

之志既定則天下之氣自張陛下之德日新則天下之
才自奮陛下之精神強固則天下之胆智自生陛下之
意氣和平則天下之謀力皆効陛下但益懋前修時勤
清問知人善任位置各宜天下必多竭力捐軀以報國
家者疆場之事又何足憂乎凡天下損人神明者憂勞
為上嗜欲次之益人智慮者師友為上載籍次之若使
任人未覈練才未熟參酌未審布畫未詳猝有破壞致
一人憂勞過度細大畢親延訪不周于群慮措置未合
於群心遂令阿諛順旨者一意巧逢罔顧成憲非所以
今天下安元也臣以為今兵食已足神武既揚可無

後談邊計惟聖主憂勞少過人情鬱結未宣百職廢司
人、救過不贍上下睽孤足煩隱慮故臣瀕行欲吐者
不過曰保聖躬以保天下收人心以收封疆而已帝褒
納之南糧歲額八十二萬七千有奇有司玩視有十餘
年不輸者積逋至數百萬而兵部又增兵不已三俊初
至倉庫不足一月之餉大懼力復舊章祛積弊糾有司
尤怠玩者數人屢與兵部爭虛冒自是輸將漸至士得
宿飽初萬曆時稅使四出蕪湖始設閔歲徵稅六七萬
泰昌時已停至是度支益絀科臣解學龍請增天下閔
稅南京宣課司亦增二萬三俊以為病民請減其半以

其半徵之蕪湖坐賈戶部遂派蕪湖三萬復設閔徵商
三俊大戚請罷征請併于工部分司請計舟輸課不稅
貨物皆不從遂為永制蕪湖及淮安杭州三閔皆隸于
南戶部所遣司官若杭州李友蘭霍化鵬淮安任倣並
著貪声三俊悉劾罷之居七年部事大飭移南京吏部
尚書八年正月復當京察斥罷七十八人時服其公旋
上詔官評杜請囑慎差委三事帝採納焉時沆寇大入
江北南都震動三俊偕諸僚數陳防禦策禮部侍郎陳
子壯下獄抗疏救之十年三月考績入都留為刑部尚
書加太子太保時以陰陽愆和命司禮中官錄囚沆徒

以下皆減等三俊以文武諸臣誑誤久繫者衆請令出外候讞因言立國本忠厚論人先長者而浮薄喜事者必黜摠為培養元氣收拾人心尔迎者告訐漸開株蔓日盛朝端既已不靖民間何由獲安乞勅內外諸臣務存惻隱之實心行惻隱之實政無俾小民有不白之冤奸宄懷犯上之志內而五城訊鞫苟非重辟不必叅送法司外而撫按提追苟非真犯不必盡解京國其下刑曹者以十日為期踰期不結論罪帝皆從之代州知州郭正中因乾象示警請舉寒審之典帝命考故事以聞三俊稽歷朝寶訓得祖宗冬月錄囚數事條列上奏寢

不行先任尚書馬英坐事遣戍其母年九十有三俊憫之懇乞釋還侍養不許明年二月三俊亦獲罪先是戶部尚書侯恂坐屯豈事下獄帝欲重譴之三俊屢讞不稱旨諛者謂恂與三俊皆東林曲法縱舍又工部錢局有盜穴其垣命按問主者罪三俊亦擬輕典帝大怒遂禘官下吏應天府丞徐石麒適在京上疏力救忤旨切責十二日帝御經筵講官黃景昉稱三俊至清乞寬貸明日又偕黃道周各上疏論救不納越七日帝切責三俊欺罔以其無贓私令出獄候訊宣大總督盧象昇復救之帝猶未允至五月輔臣孔貞運等復以為言乃

許配贖十五年正月召復故官屢辭不獲乃就道未任
改吏部尚書時值考選外吏多假繕城墾荒諸名減俸
行取京官亦多陳乞者都御史劉宗周既論之諸人乃
夤緣周延儒囑中樞張國維以知兵荐帝即欲召對親
擢三俊曰考選者部院之事天子且不得當况樞部乎
疏乞先考定再請聖裁帝不悅召三俊責之對言考選
屬部院祖宗舊制帝意未回宗周曰冢臣之意欲俟部
院考後別其政蹟優劣品行純疵然後恭請欽定在朝
廷固為搃攬大權臣等亦不失職掌若但以奏對取人
安能得真品帝不從由是倖進者衆奉詔求賢三俊舉

李邦華劉宗周自代且荐黃道周史可法馮元颺陳士
奇四人姜埭熊開元言事下獄及宗周獲嚴譴三俊並
上疏懇救常感寒疾力乞休致溫旨慰留遣太醫視疾
中官賜羊豕酒米食物三俊之初入部也即奏罷不職
司官二人至是甄別在籍者復奏罷數人銓署為清十
六年正月甄別京卿奏調光祿卿葛徵奇五人先是大
僚多缺三俊奏荐九人帝命再核因列上施邦曜胡世
賞曹琬高弘圖馬鳴世等五人猶不足用復荐蔣允儀
南居益孫鼎相畢懋良范鳳翼許譽卿章正宸張有譽
陳洪謐方岳貢方震孺侯峒曾等十二人皆民譽也由

是諸人多獲用時畿輔被兵改大計于是年四月及期而都察院無一人三俊請留劉宗周金光辰共事不允刑部尚書徐石麟獲罪率同官合疏乞留文選缺郎中儀制郎中吳昌時欲得之首輔周延儒力荐于帝且以囑三俊他輔臣及言官亦多稱其賢三俊遂請調補帝特召問三俊且以實對帝領之明日命即下以他部調文選正郎前此未有也是時^帝惡言官不職欲多汰之嘗以語三俊又諭去年例名外用者悉為優擢三俊與昌時謀出給事四人御史六人于外其同官大譁謂昌時紊制弄權連章力攻并詆三俊于是懇乞休致詔許乘傳歸家居十餘年而卒三俊歷仕四朝清嚴端亮望重海宇其晚節不能殉國論者頗少之

李日宣

李日宣字晦伯吉水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中書舍人擢雲南道御史天啟元年遼陽破疏言今日何日陛下不可一日不見廷臣廷臣不可一日偃卧私室乞時召大僚面決庶政報聞時以兵事亟遣兩給事四御史分營選練日宣與烏極陳行伍虛耗甲兵朽鈍之弊營卒老病者其子弟必納賄黠胥乃得代日宣嚴禁之軍

中始多壯士都城多盜設城外五里建一堡遣卒十人
守望失事者罪鈔救為衰明年請宥侯震賜以開言路
厚中宮以肅名分忤旨切責尋荐丁元荐鄒維璉麻僖
等十餘人乞召還朱欽相劄廷宣并且曰國課考成宜
量地高下歲豐凶不當一概取盈致使治日下帝以濫
荐逐臣停俸三月旋出理河東鹽政減福王府引價量
田以給灶戶建八政橋崇育才館又劾弘運書院大興
文教士民頌之還朝以族父邦華佐兵部引嬖婦五年
七月御史倪文煥承魏忠賢旨劾邦華日宣為東林邪
黨遂削籍并毀書院石碑莊烈帝嗣位復故官以邦華

在朝久不出崇禎三年始起福建道御史巡按河南力
劬奸豪風采大著還朝掌河南道事言臺規舊有建白
牌各道輪主凡敷陳匡救咸視牌之所在以責成近則
幾為故事或一遭詰讓輒思緘默乞嚴飭諸臣矢心盡
職遇事直言毋畏縮觀望妄意朝廷有厭薄言路之意
度臺班生色國事有裨帝納之王坤之訐周延儒也日
宣率同官上言陛下之遣內臣令其監兵馬錢穀非令
其騫于職之外也乃今則侵及輔臣在輔臣平日唯諾
將順既不能引古今治亂之源密為獻替又不能即天
下安危之故直行挽回模稜招尤固其自取但坤監視

以來挿款中疑邊情多故器甲鈍士馬疲如故也豈陳
力就列之義獨道於內臣耶從來內臣與外臣爭為禍
天下之始而內臣與外臣合尤為禍天下之源分則內
臣據外臣之短長以增至尊之疑合則外廷借內廷之
呼吸以邀至尊之信昏勢所不免者此端一開恐禍之
加于廷臣者小而中于朝廷者大也報聞六年遷大理
寺丞屢迁太常寺卿九年十二月擢兵部右侍郎鎮守
昌平值殘破之後邊備盡壞日宣力為振刷修臺垣謹
烽燧益士馬繕甲仗興屯田春秋五防皆獲無虞十二
年五月進左侍郎協理戎政尋叙護陵功加兵部尚書

明年九月吏部尚書傅永淳罷命日宣代之十四年夏
以內外要秩缺至二百六十餘人請起廢以補大僚京
卿之缺考選以補臺諫部曹之缺寬部曹迁轉以補監
司郡守之缺報可有趙煒者以輸貲入國學覬得縣令
但授州同知大怒訐日宣納賄不公帝詰問六科科臣
章正宸等力白日宣清慎無私煒乃獲罪時帝取大臣
嚴諸大臣率惴之畏法而日宣尤號小心言者或訛其
過萬明年五月會推閣臣日宣等以蔣德璟黃景昉姜
曰廣王錫衮倪元璐楊汝成楊觀光李紹賢鄭三俊劉
宗周吳姓惠世揚王道直名上皆民譽也帝令再推數

人而副都御史房可壯工部右侍郎宋玫大理寺卿張
三謨與焉時大僚不獲推者為流言入內及再推又有
不與者益肆中傷更為二十四氣之說羅織清流而陳
演亦進讒言達之帝聽帝深感之以六月十一日召日
宣及與推諸臣入中左門偕輔臣賜食已出御史極殿
令諸臣奏對玫陳九邊形勢媿不休帝怒其干進叱
之乃命德璟景昉姓入閣而以徇情濫舉責日宣等回
奏：上帝怒不解復御中左門太子及定永二王侍帝
召日宣聲甚厲次召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河南道御
史張煊及玫可壯三謨詰之曰枚卜大典安得濫狗如

玫等三人果堪推轂耶日宣奏辯帝曰汝常言秉公執
法今何事不私朕數優容猶不知悛正宸奏曰宣事多
游移臣等常劾之若此番推舉實無所徇日宣復為玫
等三人解帝意不可回命錦衣官提下于是日宣等六
人並褫冠帶就執時天威震赫侍臣皆股栗失色德璟
景昉姓叩頭辭新命因言臣等並在會推中若諸臣有
罪臣等豈能安輔臣周延儒等亦乞優容帝皆不許遂
下刑部于是九卿六科十三道及太常諸卿交章申救
亦不納帝犹疑其未就獄且通賓客縱家人出入責刑
部臣回奏克期三日定讞至期而侍郎惠世揚徐石麒

擬予輕比帝大怒革世揚取鑄石麒麟二秩即中以下罪
有差御史王漢上言杖卜一案日宣等實無他私若
陛下果有確聞宜正告群下按情定律不當懷疑以
重其罪俾刑官莫知所執也不聽已而獄上日宣
宣正宸煊成邊政可壯三謨削籍時論以為冤久
之赦還卒

張慎言

張慎言字金銘陽城人祖昇河南參政慎言舉萬曆三
十八年進士除壽張知縣有能聲調繁曹縣曹人故少
蓋藏會歲豐粟賤請於上官出庫銀千餘糶粟備賑已

而連歲大侵平價糶之民賴以濟泰昌時入為御史極
陳郵傳之困帝為嚴禁偕同官劾順天府丞劉蔚太常
少卿官應震光祿少卿劉光復冒厠京鄉三人皆罷去
嘗疏論三案謂皇祖召諭百工不究張差黨與所以全
父子之情然必摘發姦謀所以明君臣之義至先皇踐
阼盛惑之計方行藥餌之奸旋發崔文昇投涼劑于積
憊之餘李可灼進紅丸於大漸之際法當駢首恩反賜
金誰秉國成一至此極若夫鼎湖再泣宗廟之鼎鬯為
重則先帝之簪履為輕即神廟之鄭妃且先從以為重
選侍不即移宮計將安待其議論持正如此無何賈繼

春以請安選侍被譴慎言抗疏救之言繼春忠于陛下
何可深罪帝怒奪俸二年天啟初出督畿輔屯田言天
津靜海興濟間沃野萬頃可墾為田近同知盧觀象墾
田三千餘畝其溝洫廬舍之制種植疏濬之方犁然具
備可做而行因列上官種佃種民種軍種屯種五法又
言廣寧失守遼人轉徙入關者不下百萬宜招集津門
以無家之衆墾不耕之田于計為便請發臣部內剩積
銀四千兩付觀象督率異日懇田多者計功授職詔悉
從之嘗疏荐趙南星劾馮銓、深銜之五年三月慎言
已乞假旋里銓屬其門生曹欽程論劾且誣盜曹縣庫

銀三千遂下撫按徵贖編成肅州莊烈帝即位遇赦免
崇禎元年起故官時當京察疏言聖主御極之始乃杖
奸濁亂之餘媚璫諸臣實繁有徒若概律以考功八法
與諸臣情罪不符請先治附逆之罪其他始付考功報
可旋擢太僕少卿歷太常卿明年十二月拜刑部右侍
郎甫視事以讞耿如祀獄不稱旨并尚書韓繼思下吏
尋落職歸十一年召為工部右侍郎時國用不支廷議
開採鼓鑄屯田鹽法諸事慎言屢疏陳奏悉根本至計
內閣楊嗣昌用副將楊德政議改天下府通判為守備
州判官縣主簿為把總召募民兵嵩統訓諫府千人州

七百人縣五百人慎言以便更制事大歷陳八議其後卒不能行十四年由左侍郎遷南京戶部尚書七疏引疾不允尋改南京吏部尚書掌右都御史事十七年三月京師陷五月福王即位南京命慎言理部事上中興十議曰節鎮曰親藩曰開屯曰叛逆曰偽命曰褒卹曰功賞曰起廢曰懲貪曰漕稅皆嘉納於時大起廢籍慎言荐吳牲鄭三俊命牲陞見三俊不許閣臣高弘圖所擬也勛臣劉孔昭趙之龍等忿怒一日朝罷群詬于廷指慎言及牲為奸邪叱咤声徹殿陛給事中羅萬象出班奏曰慎言平生具在牲素有清望安得指為奸邪孔昭

等伏地痛哭謂慎言舉用文臣不及武臣囂爭不已又疏劾慎言極詆牲三俊義不可荐且謂慎言當迎立時阻難肆辨原懷二心乞寢牲陞見命重議慎言欺蔽罪慎言疏辨且乞休萬象又言今日首膺封爵者四鎮也新政京營又加二鎮銜何嘗不用武耶年來封疆之法先帝多寬武臣武臣之報先帝者安在祖制以票擬歸閣臣恭敷歸言路不聞善勛臣以糾劾也使勛臣得善糾劾文臣可勝逐哉史可法奏慎言疏荐未為不當即諸臣知其不可自當平心入告何事痛哭喧呼声徹殿陛聞之驕弁悍卒不益輕朝廷長禍亂即昔主辱而臣

死今主死而臣生凡在臣工誰能無罪文臣固多誤國
武臣豈盡矢忠若各執成心文武水火國家朋黨之禍
自此開人才向用之塗自此塞臣不願諸臣存此見也
御史王孫蕃言用人為吏部職掌奈何廷辱冢臣閣臣
弘圖等亦以不能和戢文武各疏乞休俱不允姓既不
受召慎言力請得罷去七月加太子太保蔭一子時山
西盡陷于賊慎言無家可歸流寓蕪湖宣城間國亡後
疽發於背戒勿藥卒年六十九慎言少喪二親鞠于祖
母及為御史訃聞引義乞歸執喪三年以報子履旋舉
崇禎十五年鄉試賊陷陽城義不受辱嘆曰吾父決不
為亂臣吾豈甘為賊子遂投崖死事聞贈御史

明史卷二百二十五

畢自嚴

李長庚

劉之鳳

陳必謙

王道直

顧錫畴

張捷

解學龍

張有譽

畢自嚴字景魯淄州人萬曆二十年進士授松江府推官年少有吏才入為刑部主事歷工部虞衡員外郎都水郎中遷淮徐道分守叅議丁內艱終制以故官分守真寧三十八年舉治行卓異改副使分巡河東引疾去

起叅政飭洮岷兵備以按察使使徒從治榆林西路四十七
年再舉卓異進右布政使泰昌時召為太僕寺卿天啟
元年四月遼陽既覆廷議設天津巡撫崇飭海防改自
嚴右僉都御史以往軍府創設經制未定自嚴為置水
軍繕戰艦備戎器及熊廷弼建三方布置之策天津居
其一益設鎮海諸營分部訓練用戚繼光遺法水軍先
習陸戰陸戰既嫻乃習水戰津門軍自是可用魏忠賢
竊柄令錦衣千戶劉僑逮天津廢將自嚴言欽提罪人
須奉駕帖今止憑金吾一紙安辨真偽帝王舉動為萬
世法不可不慎帝報聞時四方所募兵日報逃亡用自

嚴言揖其親屬補伍兵部主事來斯行有武略自嚴清
用為津門監軍未几山東白蓮寇起遣斯行率五千人
往勦前軍抵德州而妖党於弘志突起武強遠近洶
後軍董世賢移師擊之賊即破滅及俘徐鴻儒復鄒縣
其功亦多出斯行二年四月遷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
御史代李長庚督遼餉於天津自嚴籍所部兵凡分戍
遼左關門山東者萬一千人尚餘水陸兵滿萬戰馬千
匹兵核而餉無所冒治器繕艦之餘贏金數萬封諸府
庫而不私時毛文龍避居朝鮮廷議天津轉餉濟之自
嚴以海道險遠請由登萊轉輸地近費省登萊巡撫袁

可立不肯任上疏力爭乃止三年五月朝鮮李倬廢其
主理而自立可立請討之自嚴疏陳利害言不必討
者有三不可遷封者亦有三廷議多如其言十月論平
妖功進右都御史兼戶部右侍郎時議省天津巡撫令
督餉侍郎兼領其事即以自嚴任之十二月京師地震
四年正月又震自嚴上言臣聞積陰為地靜乃其常動
則為陰干陽政在下必有非其職而干預政事者祖制
擬旨必歸內閣斜封墨勅自古為嫌今中旨屢傳輔臣
不得聞其說縱使盡出聖衷亦當虞煬灶之漸是內批
宜慎也瑣、嬪寺裁之以法庶幾保其罷榮若恩踰其

分將蹈鮮終之戒今爵列五等賞同延世名器毋乃濫
乎是恩渥宜節也天之生才有限在人君培養之今骨
鯁之臣一言輒斥理學名儒投老岩阿致朝宁之上人
人結氣是人才宜惜也軍容不入國天子禁廷豈講武
之地乃糜內帑金錢俾貂璫得端兵柄肘腋之間實基
隱禍是內搆宜罷也已而地復數震再疏力陳闕失皆
不納自嚴精心計在事數年綜核樽節公私賴之五年
三月以右都御史掌南京都察院明年正月改南京戶
部尚書時國計大絀外郡糧應輸南部者多令漕輸于
北至百餘萬石而督儲侍郎魏說又輸折色銀二十二

萬以應魏忠賢搜括之令由是南儲益虛自嚴力請復
舊折銀迄得還諸所釐革皆有裨國計其冬忠賢設鬻
南太僕牧馬草場助大工令守備中官諭意自嚴持不
可念數忤忠賢恐為所害遂引疾去踰年莊烈帝嗣位
忠賢伏誅廷臣交荐崇禎元年五月召拜戶部尚書是
時度支益絀請覈逋賦督屯糧嚴考成汰冗卒停薊密
昌永四鎮新增鹽菜銀二十二萬俱報可二年三月疏
言諸邊年例自遼餉外為銀三百二十七萬八千有奇
今薊密諸鎮節省三十三萬尚應二百九十四萬八千
統計京邊歲入之數田賦百六十九萬二千鹽課百一

十萬三千關稅十六萬一千襍稅十萬三千事例約二
十萬凡三百二十六萬五千有奇而逋負相沿所入不
滿二百萬即盡充邊餉已無贏餘乃京支襍項八十四
萬遼東提塘三十餘萬薊遼撫賞十四萬遼東旧餉改
新餉二十萬盡從此出則出浮於入者已一百十三萬
六千矣况內供召買宣大撫賞及一切不時之需又有
出于常額之外者邊軍安得不呼庚計臣安得不束手
及今不為籌畫他日何以支持乞勅下廷臣克期會議
各陳所見或奏之御前或送之臣部臣等再為商度具
實入告從之於是廷臣爭効計畫自嚴擇其可者先列

十二事曰增鹽引曰議鼓鑄曰括襍稅曰覈隱田曰稅
寺產曰核牙行曰停修倉廩曰停修分署曰南馬協濟
曰崇文鋪稅曰京運撥兌曰板木折價已復列上十二
事曰增閔稅曰捐公費曰鬻生祠曰酌市稅曰汰冗役
曰清虛冒曰加紙贖曰班軍折銀曰吏胥納班曰河濱
灘蕩曰京東水田曰殿工冠帶帝悉允行時有旨令輯
賦後全書自嚴言全書之作自行一條鞭始距今已四
十五年賦後本有定則而郡邑因事增加藩司每歲更
定奸吏納賄又任意那移有一事而此多彼少者其弊
為混派州縣奉行而不敢違藩司偶增不過千百之十

一而不肖有司乃聽奸吏之暗灑相與瓜分其弊為花
派小民遵行而不為怪二者海內通弊牢不可破今當
大為申飭備一代章程因條八式以獻帝即命頒之天
下先是忠賢故政邊餉多不發如宣府歲額二十九萬
九千而天啟六年所發乃止八千致邊軍愈困自嚴給
發如期又奏行節餉五事虛冒為省常疏言臣自受事
朝夕講求得一最耗財之事無如客餉諸鎮年例合三
百二十七萬而客餉居三之一如薊鎮額四十二萬六
千而客餉至十八萬八千密雲額三十六萬五千而客
餉至二十萬一千永平額二十八萬九千而客餉至十

四萬八千其在他鎮亦多類此迩來征調頗希即分防
入衛數亦無多其間寧無虛冒若調遣不離本鎮何以
亦費行糧此不可大為裁省乎其次則有撫賞之費召
買之費修築之費皆不可不為樽節乃臣部按額題發
而法阻于綜核諸邊計數責償而情憚于清釐不分孰
主孰客安知用少用多及給發稍稽動以危言恐嚇不
及今嚴飭異日安所底止帝褒納之兵部主事周夢尹
言天下土田大約畝派三分而歲入太倉者不及九釐
徵多入少帝令具奏自嚴言按崇禎會稽冊宇內見田
七百八十三萬七千五百二十四頃歲入以充邊餉者

止三者^百一十萬五千餘兩內有京衛屯糧秋青鹽課贓
罰缺官吏農事例諸項約居過半其自田畝起解者僅
一百五十六萬夢尹浙人兩浙田四十八萬一千八百
四十一頃有奇而解太倉者銀止五萬六千有奇計畝
而論僅得一二釐爾即浙江而他方可知以起解諸款
言之漕糧四百萬白糧二十餘萬南糧在其外金花則
百餘萬民運折色則三百五十六萬內供緞布花棉蠟
茶硃漆銅鉛膠礬諸項暨兵部柴薪工部料價及上供
本色織造柴炭軍器之類動以數百萬計加之王府祿
米河工站價科舉公費廩俸工食又不啻數百萬孰非

出自土田則其歲入太倉供邊餉者真無異全体之毫末也帝報聞其冬京師被兵四方援師雲集供費益多自嚴拮据盡瘁罔或不給時天子憂勞國事旨中夜常數發自嚴奏吞無滯自聞警迄解嚴未嘗安寢乃至頭目臃腫手指成瘡痛事幸無乏三年六月以司計無術貽禍封疆自劾六罪乞罷優旨慰留先以考滿加太子少保叙導承克復功加太子太保七月上清理鹽課十二事九月兵部尚書梁廷棟請增天下田賦自嚴不能止于是舊增五百二十萬之外更增百六十五萬有奇四年五月陳時務十事乞定閔薊絰制恤秦晉災傷禁

州縣取耗省東江濫增之餉減內供鋪墊之需以及定壓徵蠲逋賦卹召買省追贓家屬速賦役全書皆意主利民帝悉採納初自嚴以兵餉日增屢請清核而樞部及督撫率為寢閣至是復上言臣部苦供億之艱日夜叫閤而司尺籍者不一問今出浮於入至百萬有餘殊非細故在臣部者臣不難破情面以從事在外鎮者臣何能歷行伍以遍稽即如閔寧薊密月餉向不及三十萬者今多至四十五萬此安從出夫國家席全盛之勢而太倉無隔宿之儲寧不寒心臣前疏謂衝邊之兵不可汰內地不妨量汰有用之兵不可汰無用者不妨稍

汰今通津良涿之間閩浙楚奧之旅逃亡日聞祗以無
賴充補何濟於用聚數十萬不戰之卒日吸萬姓之脂
膏當亦仁人之所不忍也帝即令嚴飭御史余應桂劾
自嚴殿試讀卷首荐陳于泰乃首輔周延儒姻婭實狗
延儒意自嚴遂引疾乞休疏四上帝皆慰留五年孔有
德亂山東總督劉宇烈力主撫致巡撫謝璉等失陷自
嚴偕鄉人仕于朝者合疏詆其誤國宇烈旋被逮時有
詔縣令將行取者戶部先核其錢穀徵不及額者不得
與考選華亭知縣鄭友元已入為御史其先任青浦時
逋金花銀二千九百帝以詰戶部自嚴言友元已輸二
千餘金貯太倉庫所逋止三百宜令速輸帝以臨考始
輸殊悖功令貶友元秩令主庫者核實明年三月主者
言庫實無銀帝怒責自嚴自嚴又飾詞辨帝益怒遂下
自嚴獄遣使逮友元給事御史交章論赦不納踰月給
事中吳甘來御史郭必昌米助國因熟審減刑復交章
論赦帝乃釋之八年五月叙四川平賊功復官致仕又
三年卒年七十賜恤如制

李長庚

李長庚字酉卿麻城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戶部主
事進貢外郎、中歷福建左叅政江西左右布政使所

在勵清搯著声績江西人建祠滕王閣右四十三年入
為順天府尹都城大飢長庚言救荒之法極貧者無如
煮糜次貧者無如平糶請勅所司發粟急行賑濟從之
明年二月改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所部亦頻歲旱蝗
飢民多起為盜長庚盡心拊循約飭有司務寬民力奏
言屢災之餘死亡流移十至六七幸而存者非溝壑殘
軀則萑苻遺党目前最苦無若催科非用一緩二稍紓
其困哀此鰥寡安有孑遺故曰逋宜蠲逃戶宜免荒地
宜寬旱蝗宜議存留宜酌其去年田賦請以上供稅銀
抵充盡為赦免不報明年又飢諸州縣告糶于登萊復

為颶風飄沒長庚再以緩征改折為請又請停班軍減
馬價寬叅罰罷臨清關及六郡包稅疏雖不盡行民困
賴以蘇息先是盜起武定以拒捕殺官吏已而歷城泰
安章丘萊蕪諸州縣皆盜共推周亮德為平師王所至
焚掠數挫官軍長庚遣將討擊渠魁就擒餘党解散有
王漼者安丘人坐殺人論死一日盜張國柱入安丘長
吏皆走盜遂劫庫縱囚授漼旂俾之巡視漼戒諸囚無
動密約城外入張軍声恐盜而已宣言于盜曰官軍至
矣何不喪賊信之踉蹌出走未及半漼闔城門手斬一
盜提其首號召吏民共擊斬渠魁十許人盡殲其衆漼

乃搜盜所劫庫物還之於官而身繫獄如故長庚異之
深加獎賚聞之于朝詔除其罪四十六年遼東用兵轉
餉繁費議行登萊海運長庚初言不便部議已止後言
海運別有一途自登州開洋望鐵山西北口至羊頭凹
歷中島長行島抵北信口又歷兔兒島至深井達蓋州
利運一百二十里抵娘宮起陸至廣寧一百八十里
至遼陽一百六十里每石連雜運費不過一金部議以
為便遂行之明年二月特設戶部侍郎一人兼右僉都
御史出督遼餉駐天津即以長庚為之既視事奏行造
淮船通津路設牛車酌海道截幫運設錢法設按臣開

事例嚴海防九事時議歲運米一百八十萬石荳九十
萬石草二千一百六十萬束銀三百二十四萬兩長庚
以度支告匱請留金花行改折借稅課言臣考會稽錄
每歲本色折色通計千四百六十一萬有奇入內府者
六百餘萬入太倉者自本色外折色四百餘萬內府之
六百萬自金花籽粒而外皆絲綿布帛蠟茶顏料之類
此等積之歲久悉昏朽敗若改^折一年無損于上有益于
下在聖明一轉移間他若陝西之羊絨浙江之織造亦
當稍停一年濟軍國之急奏入帝不悅言金花籽粒本
祖宗舊制內供正額及軍官月俸所費不貲安得借番

他所奏皆如舊其以今年天津通州江西四川廣西上
供稅銀盡充軍費于是戶科官應震上言陛下俯允餉
臣之請稅銀已借一年獨金花銀則稱為祖制臣請即
以祖制言之考會典于內庫則云金花銀國初解南京
供武臣俸諸邊或有急亦取給其中正統元年始自南
京改解內庫嗣後除武官俸外皆為御用是金花銀國
初常以濟邊而正統後方供御用也會典於太倉庫則
云嘉靖二十二年題准諸處京運錢糧不拘金花籽粒
應解內府者悉解貯太倉庫備諸邊應用是世宗朝金
花全充兵餉不知陛下初年何故而斂之于內也今不

考各邊取給應用之例而反云正供舊額何相左若是
至武官月俸一歲不過十餘萬乃云所費不貲哉且原
數一百萬陛下始增二十萬年深日久顛末都忘非陛
下之有意固留乃有所不知爾以臣計之母論今年當
借即嗣後年、借用可也毋論未來者當濟邊即見在
內帑者盡還太倉可也君夫物料改折隆慶元年曾行
之以解部濟邊六年又行于南京監局亦以濟邊此則
祖宗之旧制陛下獨不聞耶不報時諸事初始百務全
集長庚才優咸克辦治天啟二年三月遷南京刑部尚
書九月移戶部仍在南京明年二月召拜戶部尚書未

任以憂去崇禎元年廷臣交荐五月起工部尚書復以
憂去五年八月吏部尚書閔洪學罷召長庚代之以十
二月還朝明年二月中官王坤疏詆首輔周延儒長庚
率同列上言臣等見王坤一疏不勝愧悚夫兵馬錢谷
外臣職也不能恪共乃敢致陛下遣及內臣、等溺職
之罪誠無以自解輔臣不能就事挽回臣等亦不能為
之解但國家大臣祇宜以譴責主之天子參劾聽之臺
諫記載憑之史官輿論聽之天下奈何內臣得操評騭
是非之權臣等非為一身惜也陛下博覽古今曾見有
內臣參論輔臣者乎曾見南北水火內外觭重而可稱

聖明之世乎不意陛下離炤中天而睹此叛見舉動此
非國家之福乎陛下天地為心內外原無異視惟是迎
來外臣之言多不見信致輕重之間似有其迹遂敢妄
生揣摩任情恣肆恐自今以後廷臣拱手屏息以免罪
是豈清朝所且有哉臣等溺職之罪萬喙難辭惟祈立
賜譴黜終不忍以此開內臣輕議朝政之端俾流禍無
窮為萬世口實也奏入帝不悻次日召對平臺王志道
遂遭譴帝以時事艱危責望大臣甚切顧長庚及樞臣
張鳳翼曰前兩部尚書缺人幾者推馱方用卿等頃留
意人才為國任事有把持請囑者即為糾彈長庚曰臣

仰遵聖諭不敢曲徇帝曰用人若憑卿紳保舉設吏部何為百僚進退俱在卿等一人不職即卿等之責倘但遵成規所謂執簿呼名一吏已足安用大臣又言奸吏獎多宜責司官覺察長庚頓首退時諸部郎官多叅罰不獲迂監司郡守致外僚曠缺長庚言註誤罪輕而才品可用者宜量行推舉或帶降于新任可之長庚素著清慎不植黨援與時相不甚合明年八月推郎中王茂學為真定知府帝不允復推為順德知府帝怒責以欺蒙并追咎冠帶監生授職事責令回奏上斥為民家居十年遭國變久之卒帝在位十七年掌銓者凡十四

人周應秋房壯麗以奄覺掛名逆案王光永最得眷獨居位四年閔洪學繼之以黨溫体仁劾罷洪學之後即長庚繼長庚者為謝陞由骸仁荐用亦蒙主眷坐庇選郎劉廷諫奪官閑任以田維嘉代之維嘉由侍郎超擢居位歲餘言者劾其納周汝弼八千金用為延綏巡撫下其子敬宗錦衣衛獄惟嘉厚賄衛帥吳孟明為之力庇時有更部堂空錦衣地重之謠敬宗迄遣戍惟嘉亦除名商周祚由左都御史來代未決歲會良鄉缺知縣帝命選補才能甲科周祚以王重儒應重儒常掛吏議帝責以乘機行私遂削籍代以南

京吏部莊欽鄰踰五月不至被斥起謝陞代之踰
年入政府代以左都御史傅永淳甫四月坐党薛國
觀削籍代以李日宣坐會推閣臣事下獄遣戍鄭
三俊由刑部代之踰年罷繼之者為李遇知京師陷為
賊拷死

劉之鳳

劉之鳳字雖鳴中牟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歷南京監
察御史天啟三年六月疏陳邊臣去留言樞輔孫承宗
宜優禮仍鎮關門總督王象乾宜召還巡撫閻鳴泰進
退宜勅樞輔速決毛文龍海外孤軍牽制未易宜撤居

關內至內操尤屬隱憂亟宜罷遣疏入忤魏忠賢意傳
旨切責復宣諭廷臣內操本祖宗故事不費司農金錢
再讀奏者罪無赦之鳳尋出視江防屬吏憚其風采六
年六月期滿奏報忠賢惡其異已奪官閑住崇禎二年
起故官疏陳時政七事莊烈帝召周延儒燕見之鳳偕
同官上疏曰聖明獨召延儒日昃而入星移而出此從
來未有之曠典也臣等待罪陪京去延儒原籍不三百
里其立身本末居鄉行事亦既稔聞之不堪置齒矣乃
特蒙聖明之眷注此豈無因而致哉臣等揣其進見時
必為飛鳥依人之狀曰某也黨某也非黨又必曰舉朝

盡欺聖明獨臣一人捐身為國陛下聞之真若廷臣無
一可信而延儒獨可倚任必將去其所忌樹其所私日
為馮銓霍維華輩報怨而逆党亦得捲土重來此一召
也于國事無纖毫之益而于聖德有丘山之損矣忤旨
詰責五年秋擢光祿少卿屢遷至通政使以章奏多繁
文請定限字之制又請東作時勅有司停獄訟並從之
十年九月遷刑部右侍郎未幾進左侍郎明年四月代
鄭三俊為本部尚書之鳳以天下囚徒皆五年一審錄
而高墻罪宗獨不與上疏言之帝報可七月偕左侍郎
王命璿召對平臺帝曰凡擬罪須遵律乃高皇帝所

定令則後代所增今刑官多引例殊失律意之鳳奏臣
尋原以律為主間或用例亦必律文所無帝曰獄情宜
逐日疏通不端在朝熱二審保候官民諸犯宜速毋緩
且此係特恩但恐啟人徼倖之鳳奏臣尋方嚴行取保
不敢苟且帝曰本因暑熱保候今已秋涼便當速結豈
可令再入乃頓首退八月以星變修刑上言自今獄情
大者期一月奏斷小者半月其贓重人犯結案在數年
之前者多不似人形難施敲撲不曰家產盡亡則曰妻
子盡鬻祈聖明弘開一面令中外諸司嚴為察覈如本
犯既無髓可敲而戚屬復無脂可吸悉為宥免用全好

生之仁從之之鳳雖為此奏然其時每上獄詞帝必嚴
駁之鳳惧甚諸司呈稿槩蓄縮不發間往叩亦拒不見
屢疏謝病帝又不從會尚書范景文劾南京給事中荆
可棟貪墨下部訊之鳳擬予輕比帝怒責以抗旨故縱
令回奏十二月奏上再責以推諉飾詞遂褫職論罪即
中朱國華提問時帝欲重懲可棟而疑之鳳受賕遂并
下吏法司希旨竟坐之鳳罪絞舉朝知其冤莫敢言十
二年十月刑科給事中李清枚之不聽十二月刑科右
給事中葛樞復以為言帝怒鍰級調外廷臣益莫敢言
明年四月之鳳從獄中上書言臣實無賕賄于律為失

出在例得減等且此獄本右侍郎讞決臣未經目情可
矜原亦不聽久之竟卒于獄帝在位十七年間刑部易
尚書十七人薛貞以奄黨坐諂附殺人抵死蘓茂相繼
之半歲罷代以王在晉未任改兵部喬允升以舊尚書
再任坐縱囚越獄論死以年老遣戍代者韓繼思坐議
耿如杞獄失出除名胡應台繼之獨居戍五年罷代以
馮英被劾將訊罪自繫于獄詔出之遣戍去鄭三俊代
英坐議候恂獄不稱旨逮繫廷臣力救獲原繼者即之
鳳繼之鳳者為甄淑性刻惧禍語其下曰但將應杖
者擬徒應徒者擬戍應戍者擬辟自無患矣以故一時

諸郎無不深^文者後讞錢尚賓獄偵事者言其納賄遂下
詔獄訊治然納賄者其子也淑苛而不貪既追贓改下
刑部諸囚先被鍛鍊者競欲歐擊提牢者力捍之詬詈
數百而止已竟瘦死淑之後為李覺斯坐訟黃道周獄
輕削籍去繼覺斯者劉澤深卒於位鄭三俊再為尚書
數月改吏部代之者范景文未任改工部徐石麒由左
侍郎擢用坐訟姜埰能開元獄輕落賊間任胡應台以
故官再召不赴繼其後者為張忻賊陷京師與子庶吉
士端並降

陳必謙

陳必謙字以遜常熟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除輝縣知
縣著廉能聲微授南京御史天啟三年春疏言逆戚鄭
養性奉命回籍而盤踞自如曩與其父國泰憑寵靈逞
威福一時無行義之尤如劉廷元輩號召徒黨輻輳其
門二十年來以擁戴福藩者為正人羽翼先帝者為邪
黨言之寒心今時移勢易而臣下香火情深究無肯出
力為國家伸討賊大義者陛下固應念皇祖獨不念先
帝乎乞自為宗社計翦除兇逆上告先帝之靈不納五
月疏言祖宗之法紀不可廢如褻汙太廟之吳應琦其
被謫不與王心一輩同也乃不由廷荐猝復臺班祖宗

朝有此法紀乎陪推特用之姚思仁南北交章駐迹滿
案乃頓加官保之榮祖宗朝有此法紀乎辱身人賤行之
孫杰三褫猶輕例推何枉乃忽有傳奉之京卿祖宗朝
有此法紀乎輔臣史繼偕嘖有煩言而蒙面赴闕亦當
放之歸田用清揆路疏入被旨譴讓然杰由是不敢出
疾必謙次骨其後魏忠賢竊權杰驟起用事必謙已丁
內艱其党給事中郭興言潘士聞劾其為東林邪党遂
削奪崇禎元年復故官疏陳被陷之由為同官王允成
黃公輔劄之鳳涂世業萬言揚稱冤諸臣並獲起用旋
劾御史劉弘光汪君極門克新備列其媚璫諸醜狀且

曰比奉旨逮問諸奸止劉志選詣獄餘皆就繫無日曩
逆璫逮捕諸臣俱即時上道至不得與妻子訣今明天
子申討國賊命下半年而容其優游里門是諸臣奉行
朝命反不如逆璫之令也疏入弘光等獲譴被逮者亦
相繼至明年大計京官必謙署河南道佐其長陳于廷
澄汰至公久之擢通政叅議屢迁光祿卿並在南京八
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時郡盜蹂躪已數年巡撫
亦屢易至是諸將尤世威徐來朝軍敗賊遂越盧氏趨
永寧巡撫玄方候代急徵左良玉等赴救而他賊扼于
楚兵者又轉出朱陽關分為十三營以擾靈室必謙未

至巡按金光辰告急命叅將李重鎮總兵官祖寬以兵
來會又以盧象昇為總理與陝西總督洪承疇協力辦
賊必謙以八月二十日受事賊即于是日攻中牟越三
日直抵開封入其郭賊遁去攻長葛郟城扶溝轉攻鄆
陵二十六日良玉敗之于張橋裨將李雲程等敗之于
彭祖店賊遂趨西華商水焚沈丘必謙遣部將陳永福
從鹿邑遮擊賊分為二一走潁州一走項城上蔡入太
和盡萃于江北至九月六日他賊自嵩縣趨禹州攻密
縣必謙遣李重鎮援之重鎮展賊五日夜止行二百餘
里既抵密賊為知縣苗之庭所敗解圍已三日推官湯

開遠促之追賊去賊營僅十里兩日不進顧總兵大掠
而以解圍為己功及必謙陳其狀本兵張鳳翼庇之反
詆必謙苛求重鎮遂獲叙十一日賊將于潁州渡淮必
謙虞震驚陵寢遣永福追擊破之賊不得渡是日賊攻
信陽官軍敗之于北関及中山舖百戶葉正芳力戰被
執罵賊死二十一日賊恨密人謀必殘其城：卑土惡
攻圍三晝夜城中出擊斬賊三百有奇湯開遠左良玉
自邾來援乃解去時河南賊多走湖廣其苗者散布汝
洛間而盧象昇亦已受事祖寬兵亦至十月必謙督寬
及良玉破張獻忠等于靈寶之澗口焦村十一月賊陷

陝州長驅抵河南府城下必謙急督寬良玉二軍來救賊引去已寬與象昇連奏大捷由是河南群賊盡走江北九年正月寬復大破賊于滁州賊北奔歸德必謙檄總兵官祖大樂邀擊十九日大樂與戰于谷熟集又大破之賊遂走開封永福復破之朱仙鎮二月賊攻密縣走登封敗副將湯九州兵乃分為二一走裕州一走南陽必謙馳而晝夜以十六日至南陽賊屯安皋山下必謙中夜擊鼓起永福及陳治邦于帳中銜枚傳賊壘大獲而還象昇亦大破李自成于七頂山賊遂於三月走入鄆襄其苗內鄉浙川山中者大小共七營尚二三萬人

五月象昇入鄆襄會勦以內浙賊耑屬必謙至六月賊混十萬竒從山中直薄浙川初九日永福敗之于蘓家溝十八日又破之于開谷二十四日再挫之于清泉山明日復挫之興化寺賊遂遁入山中七月六日賊聞象昇入襄陽從浙川而北犯汝洛八月四日必謙移軍唐沁檄良玉永福軍還顧根本會象昇移師勤王必謙勢益孤良玉竒既抵開封賊仍遁登封密縣其道舞陽者為楊四所敗是時土寇蜂起舞陽則楊四確山則郭三海遂平則侯馭民秦至剛裕州則張五魯山則何孟魁各據險為寨多者數萬人少者亦以萬計而楊四特

強已而四為中軍尹先民所敗乞降三海馭民至剛亦
以戰敗歸命先民令四擊賊自贖故有舞陽之捷是月
杪良玉敗賊于登封之唐莊九月三日先民敗之却縣
神垕街十五日永福又大敗賊于高家坡掃地王授首
十七日都司孔道興逐賊于葉縣復連戰唐河後坡並
有功十九日良玉又敗賊於唐縣白家營一月中諸營
斬馘一千有奇而陝西新至之賊與混十萬合謀引荆
州闖塌天等北渡大逞當是時客將祖大樂祖寬李重
鎮並以勤王行即陳永福所部精騎亦半調入衛奏請
功次輒為部所格永福快進止自擅不相承稟而楊

四郭三海之徒又伏莽叵測必謙憂憤上疏言臣區區
一身內無同心之助外無片甲之援九年新餉不得動
支內庫折色地畝均輸盡歸督理臣提軍所過郡縣不
能供頓叩頭請士馬無淹留三軍為之氣索事勢如此
臣能奮空拳擊賊即時老回、張四偽乞撫于內鄉知
縣艾毓初遣其党入見必謙求寄居硤石澠池諸處必
謙亦偽許之將俟兵集而後擊會副將王進忠收賊武
成文為心腹賊一條龍遂目成文以撫誘進忠入寨擊
殺之巡按御史楊繩武以聞時相溫体仁本兵張鳳翼
素不喜必謙遽令解任明年復除名必謙雅勵清操為

巡撫歲餘銳意平賊東西馳驅未常安席戰數有功當事徒以門戶故斥之議者莫不扼腕十五年廷臣交荐起工部右侍郎十七年二月由左侍郎拜尚書踰月而李自成陷京師必謙不能死與諸臣同入見遂被執榜掠取賄必謙素貧應之不能及數至四月八日始釋得間南還未幾卒南渡時馬士英竊柄窮治東林之降賊者其私人朱統鑣劾及必謙有詔逮治而必謙已卒矣

王道直

王道直字履之漢川人天啟二年進士授保定推官以

強直稱僚長欲建魏忠賢祠持不可崇禎元年入為御史劾罷戶部左侍郎徐紹吉召對時發張慶臻賄改勅書事帝嘉之增秩一級明年出按蘄松瀕行言今大奸脫距而餘孽若霍維華楊維垣輩實繁有徒彼自知負天下之大詬而君子之莫我容也則將日夜為謀耽思逞其伺隙最密報復最工倘防之不慎禍復中於國家願陛下剛斷而力持之得旨褒納既抵任獎廉懲貪風采甚著還朝見大臣繫獄者累、而亢旱為災人情愁鬱四年四月上疏曰周禮刑亂國用重典刑治國用輕典陛下初年手握魁柄誅鋤元兇亦既用重典矣嗣

是正宜養以和平俾春生之意多於秋殺今輕重出入
之間讞獄者徃、不準於律以例為緣非所以承天意
也天人之際精靈相盪若桴鼓然賤臣叩心霜飛燕地
庶女叫天風襲齊臺臣竊以議獄緩死乃今日回天第
一義且今之三木囊頭者非即昔之股肱大臣與熟審
在即諸可矜疑者或予以維新或量從寬減如是而天
心不響應者臣請服妄言之罪報聞尋出視居庸山海
二關䟽陳固圉十策嘉納之時大凌新城被兵山東援
將劉澤清等四人以中途尅餉致部卒叛逃道直䟽列
其罪又連劾副將劉邦域張斌貪劣狀及長山敗績劾

總兵吳襄宋偉失律偷生兩人坐遣成大凌之破副將
何可綱死之戰長山副將楊廷耀張繼綏蕭偉汪子靜
叅將滿庫游擊吳漢臣力關陣亡皆䟽請旌恤副將孟
道築烽臺賀家山深入致敗道突圍而出身中四矢止
亡士卒十人道直言其人可用宜責令戴罪自効並從
之自山海至保定延袤二千里道直巡歷所至設砲臺
浚城塹修邊垣剷山坡備著勞勩還掌河南道事七年
擢太僕少卿明年秋遷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捲江時
大盜縱橫江北至殘鳳陽燬皇陵已而陷和州含山盱
眙盡集天長儀真境內江表震動道直綢繆防禦南土

以寧十一年召為兵部添注右侍郎明年轉左侍郎十三年六月拜左都御史道直素有清望修舉憲綱居職甚稱故事御史試職者期年悉予實授十五年夏帝以御史職重未及期特令道直嚴試道直乃試以章奏及判合之先所建白及平日官評第為三等一等稱職實授者徐殿臣等十六人二等俟期年再考者阮振中寧承勳二人三等別用者蕭鳴美萬任區聯芳張法廖惟義李友梅六人南京御史一等則陳良弼米壽圖王孫蕃三人二等則王國楠張希奎二人三等則王^耀時一人疏出朝議稱公而諸被抑者大恚于是希奎等劾道

直未具疏時先謁吏部吏科議高下且掾史家奴羅馬馳報洩漏試事而廖惟義疏力詆道直不公帝責其挾私並下道直核奏道直盡摘試卷訛語上聞且曰萬任出臣門牆張希奎亦臣鄉里此而不徇誰可徇者若招權納賄臣砥礪二十餘年輦下共知亦無待剖白也因乞斥罷帝察其無私慰留之而今所司重設希奎等罪于是承勳耀時各辨希奎具疏已不預聞詔并下所司核寔初惟義自知考試必黜勾同鄉大學士陳演尚書陳新甲懇之道直道直不聽而事已聞于外御史吳履中遂劾演等請囑行私演等疏辨帝不罪而希奎惟

義皆落職未幾道直連疏引疾歸國變後卒

顧錫疇

顧錫疇字九疇崑山人生而英敏年十三以諸生應試南京魏國公一見稱異以女之第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簡討天啟四年魏忠賢勢大熾錫疇偕給事中董承業典試福建程策大有所訛刺忠賢党遂指為東林兩人並降調己更削籍崇禎初召復故官歷贊善諭德擢國子祭酒疏請復積分之法禮官不為議行四年秋復言去歲奉諭監生自廣業堂升至率性堂一如祖制積分出身臣遵諭後已升二十四人至率性

首堂臣必不敢輕授惟舉人顏茂猷方可當之蓋祖制升至率性者多超授臺諫或藩臬宜乎禮官格不行臣今不升率性僅至修道而止考洪武十九年曾擇監生千餘人授州縣之長禮官何不援此例致聖主作人之盛心不普被于多士也帝悉從之己請正從祀位次進士就教為國子博士者得與考選並見施行明年以省親歸尋請在籍終養許之母服除即家起少詹事進詹事十年十月拜禮部左侍郎明年署部事帝嘗召對詢及理財用人錫疇退而補牘列陳用人五失曰銓叙無法曰文網太峻曰議論太多曰資格太拘曰鼓舞未至

請臨之以睿炤叅之以衆謀先令用人之地一清其源
精心鑒別而隨才器使一善也赦小過而不終廢棄二
善也省議論而尚責成功三善也拔異才而不拘常格
四善也急獎勵而寬其督責五善也末極陳耗財之弊
仍歸本于用人帝善其奏時楊嗣昌奪情為本兵與錫
疇有違言嗣昌嘗奏流寇宜撫不宜勦有樂天者保天
下及善戰服上刑之語錫疇抗言此諸侯交鄰事稱引
不倫益與嗣昌忤已而嗣昌秉政諸詞臣多攻之疑錫
疇與聞會駙馬都尉王昺有罪錫疇擬從輕典嗣昌因
而構之遂削其籍十五年廷臣交荐有詔召還而御史

曹溶給事中黃雲師復言其不當用帝不聽起為南京
禮部右侍郎及福王立進本部尚書時尊福恭王為恭
皇帝將設廟祀錫疇鑒睿宗之失請別立崇廟時論避
之俄請補建文帝廟謚景皇帝廟號及建文朝忠臣贈
謚並從之東平伯劉澤清言宋高宗即位南京即以靖
康二年五月為建炎元年從民望也乞以今歲五月為
弘光元年錫疇言明詔已頒不可追改乃已時定大行
皇帝廟號為思宗忻城伯趙之龍言思非美稱援證甚
核錫疇亦以為然疏請改定閣臣高弘圖以前設自己
出力持之遂寢溫体仁之卒也特謚文忠而諸正人若

文震孟羅喻義姚希孟呂維祺皆不獲謚錫疇言体仁
得君行政最當且久其負先帝最大且深乞將文忠之
謚或削或改而補謚震孟諸臣庶天下有所懲勸帝並
可之遂削体仁謚吏部尚書張慎言去位代者徐石麒
未至命錫疇揖之疏糾從賊諸詞臣列上周鍾項煜楊
汝成楊觀光等二十餘人請法司定罪時馬士英當國
錫疇雅不與合而其掌銓頗不協人望為給事中章正
宸能汝霖所劾遂乞祭南海而去明年春御史張孫振
力頌温体仁功請復故謚而詆錫疇持議偏頗居官狼
籍宜褫奪遂勒令休致已而南都失守鄉邑亦破錫疇

方遭父喪間闋赴闕唐王命以故官力辭不拜寓居温
州江心寺會摠兵賀君克捷辱諸生錫疇將上疏論劾
君克夜使人殺之投屍于江温人覓之三日乃得棺斂

張捷

張捷丹徒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浙江山陰知縣泰
昌元年入為御史疏言人主以夾輔責大臣以糾彈責
言路而中官者供洒掃使令耳然晨夕在旁易致親信
賢固資其贊襄否遂受其蒙蔽近批發科臣李春暉疏
勅外廷不得過疑夫臣子何敢疑君父愛之至而疑生
望之至而疑又生倘中官能若懷恩覃吉輩事多匡正

外廷將贊揚之不暇安敢有疑科臣之疏有曰大臣與
言官為二必與中官為一懿哉斯言請申勅中官毋干
外政必使大臣克舉其職言官得盡其言惟聖明加之
意焉是時司禮王安頗預政故擅規之俄劾尚寶丞劉
時俊奸穢多机前給事中劉文炳居家齷齪時俊遂罷
去天啟元年疏薦董應舉于仕廉蕭近高安希范周應
中李之藻等十二人皆民望也帝以濫舉責之姚宗文
以私憾排去能廷弼致遼陽覆沒擅與給事中蕭基交
章論列宗文卒獲譴四月言遼陽死事諸臣生氣凜然
甚至堅拒東山困處海島蚩々小民亦懷忠義陛下何

惜尺一之詔不為表揚此決當速下者也近奉明旨將
宣貴州之擅竊謂苗正披猖不宜過為誇詡且國恥未
雪不宜以小喜忘大憂此決當速寢者也至吏兵二曹
索賄之弊牢不可破劉綈身死疆場恤典宜加其子鬻
數宅始邀一恤土官秦氏萬里勤王勒賄千金始給月
餉提兵王威領勅亦勒八十金一涉武臣便作賄藪豪
傑安得不解體帝頗採納踰月力請停罷內操下司禮
議竟格不行明年春廣寧失守難民數十萬悉擁入關
捷請速行安集壯者擇為兵業儒者處之京師貧有家
室者處之近甸孑身者散之外郡毋使久聚閉門生意

外之愛從之尋請假歸授居臺班教有建白祗以不附
東林四年春出為江西副使不赴其冬魏忠賢勢大張
諸以年例外遷者盡復故官捷亦還為之用坐是削籍
歸崇禎三年起大理右少卿六月拜左副都御史疏請
講求鼓鑄屯田權益良法可之明年四月遷吏部右侍
郎又明年進左侍郎捷與首輔周延儒同鄉又同年友
善故驟引居要地與叅密謀及延儒敗又附温体仁為
之羽翼七年正月御史梁雲構劾其險邪柔媚公論不
齒入去輔延儒之門相門甫開捷已低腰含笑而入賄
賂閔通殆無虛日如浙江提學僉事鄒嘉生大計被論

捷行賄延儒致糾人者蹈反坐之條被糾者膺不次之
擢公論不平延儒門客捷與兵部侍郎彭汝楠最親今
汝楠已斥捷且主察典官方何由肅耶乞罷捷并逮訊
嘉生用清國法帝命核嘉生驟遷之由而不罪捷也八
月吏部缺尚書温懋仁王應熊謀之于捷將用故兵部
尚書呂純如二十一日帝御平臺諭廷臣曰吏部乃用
人之官須天下第一等才品若止循會推故事一二人
把持足矣何名會推卿等各舉所知体仁奏臣等先舉
恐諸臣瞻顧俟諸臣舉後方舉吏科盧兆龍奏科道例
不保舉惟舉者不當方行糾彈帝是之定國公徐允禎

等奏臣等武人例不推舉文臣帝曰舉爾所知何害令
中官授楮筆各書姓名捷前奏曰年來諸臣党同伐異
在外會推自多顧忌今蒙聖諭須不論方隅破格推舉
帝曰立賢無方卿但奏來捷四顧徬徨應熊獨目屬之
諸臣覺其異及問所舉則純如及南京右都御史唐世
濟也五府九卿詹事書名訖以次進呈体仁及錢士升
乃舉南京吏部尚書謝陞及世濟應熊亦舉世濟獨何
吾騶舉戶部尚書侯恂帝意尚向辭仁問陞世濟何如
人輔臣對畢捷復前奏臣所舉兩人皆舉朝不欲用者
惟聖明獨斷因袖出奏章進之帝閱未竟即曰純如既

列逆案何故舉之捷奏純如有才有品臣所深知逆案
列之頌美今紅本見在初無一字相及豈可誣之帝曰
彼曾奏辨但不可開端曰曰科道曰如何兆龍曰純如
逆案列名臣等正擬糾劾適聆聖諭已明故不敢爭執
捷再奏臣實知純如清執可用故從公推舉即名掛逆
案亦當分別倘用之不^效臣甘同罪又曰小民作奸犯
科遇大審熟審亦雪其冤况在大臣安得寬之給事中
孫晉曰是何言今日聖明咨訪冢臣乃以開釋罪囚相
喻耶兆龍曰臣前令清江聞純如護送惠藩之國沿途
騷擾即此已見無才况屈身卷人其品可知時御史金

光辰韓一光楊繩武給事中蔣德瑗並奏純如不可用
捷猶歎不已給事中姜應甲叱之曰捷所舉如此心
事可知猶敢御前巧辨耶帝命之退竟如骸仁言以陞
為吏部尚書世濟為左都御史捷既絀給事中吳甘來
朱國棟顧國寶吳南灝御史張三謨南京給事中戈允
禮御史左佩弦郭維經及兆龍應甲光辰復交章極論
并言逆案不可翻卒以体仁應能力悉置不問梁雲構
既劾鄒嘉生所司不為覆劾乃言嘉生一案明旨令察
奏是嘉生之事一日未明捷之罪即一日未結以束身
待罪之人坐于堂上則堂下屬員安敢議及其罪宜乎

明旨之寢閣也帝責所司回奏卒斥嘉生而捷亦不罪
王維章巡撫四川給事中范淑泰謂捷有私再疏攻之
捷詆為黨同伐異帝遂已未幾姜應甲劾捷不當以聽
勘武選即中施元徵遷蘄州叅政捷言元徵迂轉司官
事也今不劾司官而獨逐臣不過詞林希大拜京卿盼
節鉞科道免例推中書急考選耳乞罷臣以快諸臣之
志帝慰留之時諭德倪元璐亦有疏詆捷怒謂前此
言官攻擊皆元璐主謀上疏醜詆且謂其把持銓衡授
獻謔稿帝責元璐陳狀事卒得直先是捷所親賀儒修
為成都知縣捷致書四川巡按劉宗祥令舉卓異中有

時事漸非借內傾外中熖披猖朝政苛急數語以宗祥
前知丹徒與捷素交好也及宗祥抵任廉知儒修貪墨
不能隱疏劾之削籍逮治捷遂大恨後川中州縣多陷
於賊詔議宗祥罪捷欲重繩之宗祥大懼遽以捷私書
上聞帝大怒責捷回奏捷震悚詞極哀帝怒不解詔除
名議罪坐贖徒三年而宗祥任職如故捷遂廢于家南
渡初劉澤清首荐捷馬士英繼之詔下廷議廷臣多持
不可其年八月魏國公徐弘基復荐之遂以中旨起故
官吏科章正宸等疏諫忤旨切責十月吏部尚書徐石
麒去位士英擬用張國維阮大鍼素與捷善復取中旨

以捷代之士英聞而駭愕自是意憚大鍼矣捷既為諸
奸所用一意奉其指揮自是賄賂公行銓政大壞諸麗
名逆案及謀翻逆案被譴者盡為登用不顧公議而文
選即劉應賓挾馬阮之勢招權納賕殆無虛日捷無如
之何但畫題而已明年四月楊維垣請恤逆案已死諸
臣捷遂毅然奉行于是大奸若劉廷元霍維華徐大化
徐兆魁喬應甲王紹徽等二十二人並獲贈恤無何南
都失守捷將積薪自焚不果乃走雞鳴寺投繯而死捷
居家孝友在官有清節雅為鄉人所稱止以惡東林之
故終身與匪人比遂致身名交喪其死也士論咸予

之

解學龍

解學龍揚州興化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歷金華東昌
二府推官天啟二年擢刑科給事中時遼民遭難者多
渡海聚登州招練副使劉國縉請帑金十萬賑之多所
乾沒學龍三疏發其弊國縉迄獲譴王紀以忤魏忠賢
削籍學龍言時事孔棘必得一平章之宰紀亮節弘猷
召寘廊廟必能表正百僚裁決大務失忠賢意不報明
年三月劾川貴舊督臣張我續貪淫漏網新督臣楊述
中縮胸卸責帝不罪學龍通曉政務諸所敷陳咸切大

計嘗言遼左額兵舊九萬四千有奇歲餉四十餘萬耳
今關上兵止十餘萬而月餉乃至二十二萬何相懸至
此遼兵盡潰關門不得不新募薊鎮則旧有額兵乃亦
行召募給以厚糈旧兵以其餉厚也悉竄入新營而舊
額依然如故其為漏卮可勝言哉國初文職五千四百
有奇武職二萬八千有奇神祖時又增至一萬六千餘
員武增至八萬二千餘員矣今日不知又增幾倍主爵
者誠肯悉心計度况者汰之歲可得餉數十萬衛所應
襲子弟無才可用但襲戍而不給俸以至裁冗吏核曠
卒又可得數十萬無憂貧矣送來問國之強莫若民富

問民之富莫若粟多亦常取京邊之米較其出入而權其損益乎夫京邊之米一石其輸自民間則非一石也以民之費與國之收裹之不啻二倍是國之一民之三矣今閔餉一石抵銀四錢易錢則米好者不過百文惡者止三四十文又其下則腐臭而不可食以國之費與兵之食裹之又不過二倍是兵之一國之三矣摠計之則民費其六而兵食其一民既病矣兵亦未常利况小民作奸以欺漕卒漕卒作奸以欺官司官司作奸以欺天子展轉相欺而米已化為糠粃為沙土每濕熱所蒸色味俱變食不可下咽是又化有用之六為無用之一

矣然則如之何臣以為莫如修屯政屯政修則地闢而民有樂土粟積而人有固志昔吳璘守天水經營屯事縱橫鑿渠綿亘不絕名曰地網敵騎不能逞今略倣其制畢力圖之溝涂之界則各樹土所宜木小可獲薪果之饒大可淥控扼之利敵雖強何施乎帝亟下所司議行亦竟中格五年四月請勅天下撫按官嚴行保甲從之尋以右給事中巡視廠庫奏行釐弊八事時言路競起擊東林至九月御史智鋌劾學龍及編修候恪為東林鷹犬遂削籍崇禎元年起歷戶科都給事中明年以民貧盜起請大清吏治尋劾撫王應豸劾餉激變又

上足餉十六事帝昏採納歷太常少卿太僕卿五年改
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疏言臣所部州縣七十有八而
坐逋賦降罰者多至九十豈功令如此其嚴違玩如此
其甚乎良由數歲之逋責于一歲數人之逋責於一人
故正賦終無及額之日也臣請別新舊酌多寡立帶徵
之法可之時四方盜賊蠡起而江西獨無重兵學龍以
為言詔增置千人九年以部內災傷疏請賑恤緩征明
年袁州吉安南安贛州復旱亦以學龍言獲恤宗室有
糾奸民為虐者學龍奏聞置之法都昌萍鄉盜發並討
平之封山妖賊張普薇等擁衆橫行命合閩兵夾擊賊

迄殄滅十二年冬擢南京兵部右侍郎明年春將解任
遵例荐舉屬吏并及廷謫官黃道周帝怒徵下獄八月
責其黨庇行私廷杖八十仍繫獄尋以尚書李覺斯讞
輕削其籍移入詔獄竟坐遣戍十五年秋道周召還至
半道力請釋學龍不听十七年五月福王立于南京召
拜兵部左侍郎十月擢刑部尚書時方治從賊之獄馬
士英阮大鍼以賄為出入故案久不定學龍倣唐制以
六等定罪一等應磔者吏部員外郎宋企郊舉人牛金
星平陽知府張嶙然太僕少卿曹欽程御史李振声喻
上猷山西提學叅議黎志陞陝西左布政使陸之祺兵

科給事中高翔漢潼關道僉事楊王休翰林院簡討劉世芳十一人二等應斬秋決者刑科給事中光時亨河南提學僉事鞏燾庶吉士周鍾兵部主事方允昌四人三等應絞擬贖者翰林院修撰每戶兵二科都給事中陳名夏戶科給事中楊枝起廖國遴襄陽知府王承魯天津兵備副使原毓宗庶吉士何孕光少詹事項煜七人四等應流擬贖者禮部主事王孫惠翰林院簡討梁兆陽大理寺正錢位坤摠督侍郎侯恂山西副使王秉鑑御史陳羽白裴希度張懋爵禮部郎中劉大鞏吏部員外郎郭萬象給事中申芝芳金汝礪舉人吳達

黃繼祖修撰楊廷鑑十五人五等應徒擬贖者通政司叅議宋學顯

沈元龍諭德方拱乾工部主事繆

沅給事中呂兆龍傅振鐸進士吳剛思簡討方以智傅昇銓庶吉士張家玉十人六等應杖擬贖者工部員外郎潘問春禮部員外郎吳泰來主事張琦行人王於曜行取知縣周寿明等八人其留北庭俟後定奪者少詹事何瑞徵楊觀光太僕少卿張若麒副使方大猷戶部侍郎党崇雅吏部郎中熊文舉太僕卿葉初春給事中龔昇孳戴明說孫承澤劉昌御史徐必泓張鳴駿司業薛所蘊通政叅議趙京仕編修高爾儼戶部郎中衛周

祚

黃紀

孫襄十九人其另存再議者給

事中翁元益郭充庶吉士魯鼎吳爾燠史可程王自超
白孕謙梁清標楊棲鸚張元琳呂崇烈李化麟朱積趙
頰劉廷琮吏部郎中侯佐員外郎左懋泰禮部郎中吳
之琦兵部員外郎鄒明魁行人許作梅進士王顯
王之牧太常博士龔懋熙
王臯
梅鷄

姬琨

朱國壽

吳嵩孕二十八人奉

旨錄用者兵部尚書張縉彥給事中時敏諭德衛孕文
韓四維御史蘓京行取知縣黃國琦施鳳儀兵部郎中
張正声內閣中書舍人顧大成
姜荃林十人以

十二月上之旨得周鍾等不當緩決陳名夏等未蔽厥
辜候恂宋學顯吳剛思方以智潘同春等擬罪未合新
榜庶吉士盡行偽命不當復玷班聯令再議惟方拱乾
以結納馬阮特免罪明年正月學龍奉詔擬周鍾光時
亨等各加一尋潘同春諸臣昏候補小臣受偽無據仍
執前律當是時馬阮必欲殺周鍾而學龍欲為之緩死
乃謀之次輔王鋒乘士英注籍在告上之且請停刑鋒
即擬俞旨褒以詳慎平允士英聞之大怒然事已無及
大鉞暨其党張捷楊維垣声言欲劾學龍學龍乃引疾
命未下保國公朱國弼御史張孫振等力詆其曲阮行

私遂削籍至四月大鉞既殺鍾時亨即傳旨二等罪斬者謫充雲南金齒軍三等罪絞者充廣西邊衛軍四等以下俱為民永不叙錄然學龍所定案亦多漏網而所擬一等諸犯皆隨賊西行實未嘗正法也學龍弟學夔學尹皆進士學夔吏部員外郎學尹禮科給事中

張有譽

張有譽字誰譽江陰人父履正進士廣信知府有譽舉萬曆末年會試即丁外艱天啟二年成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力持清操尚書令權稅杭州俱為利所汙堅辭

不就改督浦口倉儲汰冗後裁繁費平斗斛倉政一新尚書嘉其操必欲委以閔政甫竣事令權稅揚州辭之不獲乃受任其地故有小閔以便民舟來往主者慮其逸貨閉之已久有譽至即開之課額既足五尺以下小舟即時啟放頌敬載途巡鹽御史許其孝建魏忠賢生祠遠近畢集有譽獨不赴御史遣人趣之竟以疾辭崇禎元年由郎中出為饒州知府多惠政尤留意刑獄朔望必閱囚簿徒罪以下悉令取保每季親至獄中省視疾苦除其飢寒暑濕之患閱七年始遷江西督糧副使饒人為立祠有譽治郡久深

知先運之弊為盡心釐剔宿蠹盡去先是諸縣輸米
先軍率多掛欠至是悉有餘米部運至淮以駱馬湖
溜急摠漕者命于湖中築緯道無所取土有譽令每
舟携土十石不教日堤成抵天津會畿輔被兵進退
維谷卒多逃有譽令退出海口躬自巡歷晝夜警備
迄獲無虞十年大計舉治行卓異進右叅政盡護諸
道漕儲往來督率益勤不懈事竣所屬文武例有饋
遺曰謝荐有譽却不納巡漕御史問之曰此故事也
即院中亦有之公何嚴却有譽詭詞對曰御史一歲
即代受之可監司則今歲竣事明歲復皆運一為所

染不能舉職矣御史大嘆異明年丁內艱同郡周延
儒赴召重有譽款邀一見力以喪辭服闋起故官分
守順德廣平二府十五年遷四川按察使至官無捫
布政司事有譽素優吏能決遣無留牘承喪亂之後
潔已惠民政声甚著明年大計吏部尚書鄭三俊等
舉天下大廉能方面官五人以有譽為首帝書其名
于屏先命襄旌俟優擢尋召為應天府丞未上會南
京缺督儲官數推不稱旨最後擢有譽戶部右侍郎
兼右僉都御史摠督糧儲十七年歸至蕪湖聞都城
之變以六月抵南京旋改吏部值戶部無人仍捫其

事內官張執中監收白糧勒鋪墊費踰舊例數倍有
譽連疏論之執中不悛至斃解戶杖下復抗疏劾之
命收其昏徒送獄虐斲稍息常召對言統計一年經
費須千餘萬今所入僅八百萬不敷所出惟有裁冗
兵節冗食汰冗費且自宮中始願聖明躬行節儉為
天下先帝為褒納八月即傳旨用為戶部尚書廷臣
以有譽才望堪任而內降不可開交章論諫迄以廷
推用之尋遇覃恩加太子太保時四鎮各需餉二十
萬有譽計無所出至嘔血連疏乞歸不允明年五月
南京失守有譽逃之武康久之旋里仕宦二十年僅
守先世遺產其治家居鄉咸可為後人法年八十一
而終

明史卷二百二十六

列傳

王洽

梁廷棟

熊明遇

張鳳翼

陳新甲

張國維

馮元颺

王洽臨邑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歷知東光任丘二縣
 服闋改長垣汰冗費寬重徐掃除蠹散政聲大起洽儀
 表頌偉危坐堂上吏民望之若神明其廉能為一方最
 四十年擢吏部稽勲主事歷考功文選郎中亦以廉能
 聞當天啓初諸賢彙進洽力有焉遷太常少卿三年冬
 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洽本趙南星所推轂及魏忠

賢逐南星冷即乞罷不許五年四月御史李應公希忠
賢指劾冷遂奪職閒住崇禎元年五月召拜工部右侍
郎攝部事言四司歲額四十九萬二千有奇而薪炭二
十六萬在其外今積逋至百五十萬乞立法考成所司
逋七分者鍰四秩改調以下逋減從之十一月兵部尚
書王在晉罷帝召見群臣偉冷貌即擢任之明年春陳
軍政十事曰嚴債師曰修實備曰核實兵曰衛將材曰
覈欺蔽曰懲腹削曰勤訓練曰釐積蠹曰舉異才曰拜
盜賊帝並褒納時揀漢虎敦免西并順義王卜石免之
衆移駐歸化城欲得順義舊費宣大總督王象乾與之

約馬價三十二萬外歲予新賞銀八萬一千大同巡撫
張宗衡以揀部衰弱宜戰不宜款疏爭甚力帝意頗嚮
之召諸大臣于平臺詰問良久冷及閣臣並主象乾策
款議遂定尋上言祖宗養兵百萬不費朝廷一錢屯田
是也今遼左永平天津登萊沿海荒地及寶坻香河豐
潤玉田三河順義諸縣閒田不下百萬頃元虞集有京
東水田之議神宗初總督張佳胤巡撫張國彥行之薊
鎮業有成績而豪右不便忽復中止其後巡撫汪應蛟
行之河間亦有顯效今已墾者聽其荒蕪未墾者曾不
議及以天施地生之利置之不問而日講求生財之術

為養軍之資不大失策乎乞勅諸道監司遵先朝七分
防操三分屯墾之制實心力行庶國計有裨軍食無缺
帝稱善即命行之嘗薦監司楊嗣昌梁廷棟邊才後果
大用其年九月

大清兵由大安口入都城戒嚴洽急徵四方兵入衛督
師袁崇煥巡撫解經傳郭之琮提兵官祖大壽趙率教
滿桂侯世祿尤世威曹鳴雷等先後至勢分兵寡力不
能拒

大清兵遂深入帝憂甚十一月召對廷臣侍郎周延儒
言中樞備禦疎忽調度乖張既不能預授方畧遏之塞

外又不能整厲士馬禦之域中誰任本兵決裂至此簡
討項煜繼之且曰世宗斬一丁汝襲將士震悚強敵宵
遁帝顧之遂下洽獄以左侍郎申用懋代之明年四月
洽竟瘦死尋論罪復坐大辟洽清修伉直雅負時望而
應變非所長驟逢大故以時艱見繼帝方惡廷臣玩愒
擬用重典故于洽不少貸厥後都城復三被兵中樞咸
獲免死人多為洽惜之

梁廷棟鄆陵人父克從吏部郎中太常少卿廷棟舉萬
曆四十七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召改禮部歷儀制
郎中天啓五年遷陝西右叅議撫治西寧七年調永平

兵備副使時督撫以下咸為魏忠賢建祠廷棟獨不往
乞終養歸崇禎元年八月起故官分巡口北道明年加
右叅政十一月

大清兵克遵化巡撫王元雅自縊即擢廷棟右僉都御
史代之廷棟請賜對面陳方畧報可及督師袁崇煥下
獄擢廷棟兵部右侍郎兼故官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及
四方援軍廷棟有才知兵奏對明爽帝心異之及三年
正月兵部尚書申用懋罷帝環顧廷臣無可用者特召
廷棟代之時兵事未解羽書旁午廷棟剖決無滯而廷
臣見其驟用不能無收給事中陳良訓首刺之其全官

陶崇道言廷棟教月前一監司耳倏而巡撫倏而總督
倏而本兵此非國士之遇哉乃所報何如也其在通州
時疏言遵永易復良固難破自謂料敵神算今何以難
者轉易易者轉難且請躬履行間隨敵追擊自謂此報
主熱血今偃然中樞熱血何遂銷亡也其謂制敵之策
不尚在戰似笑而代謀用間其計安在因言殺將黑雲
龍麻登雲家屬宜恤漕運總兵官不宜增以刺廷棟帝
既却崇道言廷棟復疏辨乞一若疆自効且言軍機秘
密臣入告于皇上出告于諸鎮者又不敢抄傳故外廷
猜疑日甚帝優詔慰留未幾工部主事李逢甲劾廷棟

虛名無實浮氣未融崇道又言項臨洮兵露宿安定門
外廷棟指以民居可宿遂爭入致閔固原入衛軍乏餉
廷棟謂民間有糧何得全仰計部自任中樞發言激變
宜賜處分帝皆不納時徵天下兵恢復永平四城至五
月四城始復廷棟以調度功加太子少保世廕錦衣金
事八月廷棟以兵食不足將加賦因言今日閭左雖窮
然不窮于邊餉也一歲中陰馬加派者不知幾百千萬
陛下知之乎夫陛下所以安民者守令也臣不敢言
其貪者第就其名正言順者言之如朝覲如考滿如行
取如推陞少者費至五千金合海內計之是國家選

一番守令天下加派數百萬也而曰民窮于邊餉何也
陛下所用以察吏者巡按也臣不敢論其貪者亦就其
名正言順者論之如查盤如訪緝如覈遺如謝薦多者
至二三萬金合天下計之是國家遣一番巡方天下加
派百餘萬也而曰民窮于邊餉何也臣考九邊額設兵
餉兵不過五十萬餉不過千五百三十餘萬何憂不足
故今日民窮之故全在官貪使貪風不除即不加派民
之慈苦自若也使貪風一息即再加派民之懼故猶故
也疏入帝俞其言下戶部協議戶尚書畢自嚴河廷棟
意即言今日之策無踰加賦請詔加九釐之外再增三

量于是增賦百六十五萬有奇海內益恚怨而部臣乃謂民情樂輸相與造歸奸言其欺罔悞國如此已陳璽與五事曰屯田曰鹽筴曰錢法曰茶馬曰積粟其說至為切要又極陳陝西致寇之由請重懲將吏貪污者以紓軍民之憤塞叛亂之源帝皆褒納廷棟居中樞嚴餘所陳兵事多中機宜帝甚倚任之然頗任智行私不為朝論所重明年三月終事中葛應斗劾御史袁弘勳納叅將胡宗明三千金請囑兵部廷棟亦發弘勳及錦衣張道濬通賄鬻權狀兩人遂下獄兩人為吏部尚書王永光私人廷棟謀并去之以已代其位釋中樞重任永

光果去御史水佳胤者弘勳郡人也兩疏力攻廷棟發其所與司官手書且言縱奸人沈敏交關薊撫劉可訓納賄營私廷棟疏辨求去帝猶慰留有安國棟者初以通判主揮部撫賞事廷棟荐其才特擢職方主事仍主撫賞國棟頗為奸利而廷棟庇之後佳胤坐他事左遷行人司副復上疏發兩人交通狀并列其賄鬻將領數事事頗有狀廷棟危甚賴中人左右之得閒任去八年冬召拜兵部右侍郎代楊昌副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屢陳邊事咸見嘉納明年七月我大清兵由間道踰天壽山克昌平都城戒嚴山後地廷

棟所轄也命戴罪入援兵部尚書張鳳翼懼罪自請背
師兩人惟怯不敢戰言官文章論劾兩人益懼度解嚴
後且罹重譴日服大黃葉取瀉求死
大清兵以八月十九日出塞兩人遙尾之不敢近至九
月朔鳳翼果卒踰數日廷棟亦卒已法司定罪廷棟果
坐大辟以既死不究云廷棟既沒其父克從尚左後賊
破鄆陵避之開封及開封被淪亦沒于水

熊明遇字良孺進賢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授長興知
縣行取入都擬授兵科給事中久之命不下改注禮部
主事四十二年久以兵科無人明遇始得命即掌科事

極言郵傳病民列十事以獻明年正月以軍政拾遺奏
彈僉書左府成國公朱純臣掌錦衣衛右都督李如楨
及遼東薊州福建三總兵不職純臣有與援疏留不下
未幾以送孝定后神主為辭即出視事明遇復彈之言
純臣為方從哲門人怙首輔之勢致彈章久格生群小
覬覦之心釀累朝黜陟之典不報時廷綏屢奏大捷首
功積至二千其肅亦報斬首三百七十明遇疑其不實
請命新按臣嚴核亦不報五月上疏極陳時弊言今春
以來天鼓兩震于晉地流星晝墮于清豐地震二十八
天火九石首兩菽河內女妖遼東兵端吐火即春秋二

百四十年間未有禍于今日者且山東大侵入互相食
黃河大溢水至稽天兼向者太白經天輔星湛沒熒惑
襲月金水愆行或日光無芒或日月同暈或為恒風為
枯旱天譴愈深而陛下所為皆誣天拂經之事此誠禽
息碎首賈生痛哭之時也敢以八憂五漸三無之說進
今內庫太實外庫太虛可憂一餉臣乞餉邊臣開邊可
憂二套部圖王掃却觀賞可憂三黃河泛濫運河膠淤
可憂四齊苦荒天焚吾索地可憂五鼎鉅不倫棟梁常
撓可憂六群譁盈衢訛言載路可憂七吳民喜亂冠履
倒置可憂八八憂未已五漸繼之太阿之柄漸入中涓

魁壘之舊漸如隕鋒制科之法漸成奸蔽武庫之器漸
見銷亡商旅之途漸至梗塞五漸未已三無繼之匹夫
可熒惑天子小校可濫邀然論是朝廷無紀綱滇黔之
守令皆逢窮揚粵之監司多規避是遠方無吏治詭構
之口甚于戈戟傾危之禍慘于蘓張是士大夫無人心
天下事可不寒心哉又稊引天文書以證時事凡數千
言皆極危切帝亦不省時齊楚浙諸黨方合力排東林
以明遇與東林通惡之明年二月出為福寧兵備僉事
遷寧夏分守恭議天啓元年召為尚寶少卿二年進太
僕少卿尋擢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捲江三年二月南

京地再震疏言根本重地豈宜屢動母亦高皇帝神靈
有所不安耶田夫蠶婦疾力耕織以供天子之求其力
已竭而傳造之題派太浮內監之料價踰額一不安也
吏道龐雜漁奪元、奸邪並生赭衣載道而良民又以
無辜橫死杆柱二不安也吳中豪民買田宅子女侵牧
閭里曲避征徭而使單門下戶代受其困三不安也水
陸營卒衣食不充而將吏貪暴既不撫恤又侵牟之四
不安也浮游奇民剽輕好亂談兵說劍家藏禁書挾雞
鳴狗盜之才者固不橫金張孟蟬赫鄉井五不安也中
都帝鄉淮南咽喉之地盜賊如雲連帶江海篡取戕囚

劫殺長吏此非細故而上下相蒙匿不以告六不安也
願陛下穆然深思反身修行以上承天心不報自承樂
中齊王禔以罪廢其子孫世居南京號齊庶人久而繁
衍多為不法有睿鑑者魁岸饒機智日者言當奇貴益
自負遂結納奸人懷異志明遇設策捕獲之并其黨十
餘人寘之法餘悉解散時東西用兵寇盜屢發明遇設
標兵千八百人建營伏虎山因為亭臺資登眺會魏忠
賢亂政其黨謀盡逐東林以明遇嘗疏救御史游士任
五年三月給事中薛國觀遂劾明遇黨庇徇私營求達
化忠賢即矯旨革職未幾鎮撫司上汪文言劾詞明遇

與焉南京御史李時馨又劾明遇賄結文言且擅叔亭
臺有所乾沒遂削籍下撫按逮治坐贓千二百金當發
配忠賢以為輕遣戍貴州平溪衛莊烈帝踐阼詔釋還
崇禎元年五月起兵部右侍郎明年三月進左侍郎俄
拜南京刑部尚書四年六月兵部尚書梁廷棟罷召明
遇代之甫視事即陳四司宿弊在職方者五武庫者二
武選車駕者各三帝悉採納楊鶴之被逮也明遇上言
秦中流寇明旨原許撫勦並行因謂勦其渠魁撫其脅
從與夫渠魁乞降亦從撫脅從負固亦從勦也若使勦
脅而撫渠已降復叛而亦撫陽降陰叛而亦撫則撫既

滋玩勦必不威賊之蕩平無日矣今鶴以無功就逮聖
時明特借以策勵行間將吏耳至撫勦機宜原不中外倘
諸臣因鶴之逮而諱言好生將無辜被脅之人盡膏鉄
鐵諸賊聞之絕其生路必有困獸死鬪及反生變者宜
亟勅新督臣洪承疇布告遠近俾陷沒之城邑速復著
名之賊首必誅其餘黨能殺賊自效或赤身歸命者仍
許以不死即神一魁劉金鞏果立奇功亦一體叙錄而
諸將善撫馭如吳弘器等仍與陞擢庶賊黨日孤蕩平
可俟帝亦納之時帝銳意重武科所收技勇絕倫士有
黜落者帝惡兵部官驗試不稱旨革郎中王陞等六人

職貶員外郎華允誠等十人四級降主事施元徵等五人俸明遇以名冠試錄而譴責不加請與同罪不許帝之遣內臣出鎮也閩寧馬雲程議設標兵巡撫丘禾嘉阿其意即請列之經制明遇持不可言內臣設標營于法未便必為出入防護計但令撫臣簡卒二百并其家丁合三百人亦足示衆重從之五年正月山東賊李九成陷登州巡撫金大成謂可撫明遇信之以兵部主事張國臣與賊寇皆遼人遣贊畫軍事密令主撫無何賊陷黃縣及平度州遂圍萊州佯言願撫而剽掠益甚中外爭言不可許明遇見官軍屢敗力不能禦持議益堅及

總督劉宇烈棄師潛逃萊州圍轉急明遇計無所出奏遣提兵陳洪範率師往援洪範亦遼人猶望其成撫議也給事中李夢辰劾明遇無謀悞國不聽五月萊州堆官屈宜揚躬入賊營議撫賊復佯許之明遇遂請于帝降勅赦之賊益得計至七年誘執巡撫謝璉及中官徐得時等中外震駭明遇始知撫不可恃議調閱外兵南征當是時我大清兵入宣府巡撫沈榮莫知其計與中官王坤等謀遣使議和饋金帛酒宰諸物大軍即旋事聞帝惡祭品擅召對明遇等于平臺明遇力為祭解帝不悅詰責之逮祭下吏于是給事中孫三杰

力詆兩人交閑候國其同官陳贊化呂黃鍾御史趙繼
鼎繼之明遇再疏乞罷帝責其疎庸債事命解任候勘
以之以故官致仕八年京察拾遺復及明遇帝不問十
五年四月用薦起南京兵部尚書明年左良玉畏賊逼
率舟師東下南都震驚明遇急移檄諭之會李邦華赴
召亦貽書責讓良玉即旋師嘗陳戎務八事帝俞之七
月有言其老不任事者遂引疾歸國變後卒

張鳳翼代州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廣
寧兵備副使以憂歸天啓初起右叅政飭遵化兵備三
年五月遼東巡撫閻鳴泰罷擢鳳翼右僉都御史代之

自王化貞棄廣寧後關外八城盡空樞輔孫承宗銳意
修復而版築未興鳳翼聞命疑承宗欲還朝以遼事盡
責之已也懼甚即疏請尚守關門其座主葉向高鄉人
韓爌柄政抑使弗上既城關以八月出關前屯寧遠諸
城上疏極頌承宗經理功且曰八城各埽非一年可就
之工六載瘡痍非一時可起之疾今日議勦不能言戰
不得惟有守之一說然守有二着以山海為根基以前
屯為門戶以寧遠為哨探此正着也以前屯為根基以
寧遠為門戶以廣寧為哨探此奇着也其計尚主守關
與承宗議異時趙率教駐前屯墾田練卒已著成效及

袁崇煥滿桂出守寧遠關外規模畧定忽有傳中左所
被兵者永平吏民洵、思窳鳳翼心動亟遣其孥西歸
承宗曰我不出關人心不定遂于四年正月三日東行
鳳翼懇留不得語人曰樞輔欲以寧前荒塞居我是殺
我也國家即棄遠左猶不失全盛如大寧河套棄之何
害今舉世不欲復遠彼一人獨欲復耶密令所知居言
路者詆馬世龍貪淫及三大將建帥府之非以撼承宗
承宗不悅以其言入告乞命廷臣稟議關外土地人民
果當棄否帝優詔報之以鳳翼不可共事下部議去留
適鳳翼遭內艱遂解去承宗復上疏為世龍等辯因詆

鳳翼材鄙而怯識闇而狡工于趨時巧于避患朝議以
既去不復問六年秋起故官巡撫保定明年九月以三
王之國加兵部右侍郎十一月薊遼總督劉詔罷進鳳
翼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代之崇禎元年二月御史
寧光先劾鳳翼撫保定時建魏忠賢生祠鳳翼引罪乞
罷不許未幾竟謝病去時窮治逆黨諸建祠者俱麗名
逆案鳳翼以遠臣故寬之得不預三年正月復以故官
代劉策總督薊遼保定軍務時遵永四城猶未復鳳翼
既陞見即馳至鎮與諸將馬世龍等協謀復之進太子
少保兵部尚書世蔭錦衣指揮金事鳳翼以西協單弱

疏陳增良將省重兵備火器預軍儲遠哨探故事從之
明年七月復謝病去五年秋代熊明遇為兵部尚書鳳
翼久鎮岩疆諳習戎務然為人庸懦無戡亂才帝特以
曾歷邊陲倚任之明年二月與吏部尚書李長庚召對
平臺帝曰吏兵二曹弊最甚每除一官必有假貸抵任
則股削以償朕用卿二人籌之再四卿等務檢真才為
國任事鳳翼曰方今邊圉未靖寇盜內訌將不得人皆
臣等罪若部中推舉實無鑽營之弊帝曰盡除情面方
得真才遽云無弊猶恐未能昨方孔炤推一總兵酬以
三千安得不剝軍尅餉卿等大臣須繫已車屬鳳翼頓

首退尋以宣大兵寡上言國初額軍宣府十五萬一千
今止六萬七千大同十三萬五千今止七萬五千邊長
備多何以敷禦乞兩鎮各增募萬人分營訓練用備衝
鋒且兩鎮月餉人止五錢安能致尅拒之士乞一人食
二餉即于缺伍中通融裒益不費司農制置帝並從之
給事中周純修李世祺御史葛徵奇以寇患日棘相繼
劾鳳翼溺職鳳翼亦連疏乞休帝皆不許七年以恢復
登州功加太子太保七月 大清兵西征揮漢族師
入山西大同宣府境帝怒守臣失機下兵部論罪部議
巡撫戴君恩胡沾恩焦源清革職贖杖總督張宗衡開

住帝以為輕責鳳翼對狀于是提督巡撫及三鎮總兵
睦自強曹文詔張全昌俱遣戍監視中官劉允中劉文
中王坤亦充淨軍時討賊提督陳奇瑜以招撫債事給
事中碩圖寶因劾鳳翼舉用非人帝亦不問奇瑜既罷
即命三邊總督洪承疇兼督河南山西湖廣軍務討中
原群盜言官以承疇不能兼顧請別遣一人為提督鳳
翼不能決既而承疇竟無功及賊將南犯鳳翼請移江
北巡撫楊一鵬顧鳳陽防護皇陵當國者不聽鳳翼亦
不能再請八年正月賊果陷鳳陽犯皇陵朝野震駭言
官交章劾鳳翼鳳翼亦自危引罪乞罷帝不許而令戴

罪視事初賊之犯江北也給事中桐城孫晉以御里為
憂鳳翼曰公南人何憂賊一起西北不食稻米賊馬不
飼江南草聞者莫不笑之至是事益急始令朱大典鎮
鳳陽尋推盧象昇為總理與洪承疇分討南北賊而賊
已蔓延不可制矣七月給事中劉昌劾鳳翼推搡兵陳
壯猷納其重賄帝令鳳翼陳狀鳳翼力辨昌遂貶秩調
外九月鳳翼言勦寇之役原議集兵七萬二千隨賊所
向以殄滅為期督臣承疇以三萬分布豫楚數千里之
地則力薄而又久戍生疾故尤世威徐未朝俱以潰聞
以二萬散布三秦千里之內則勢分而又孤軍無援故

艾萬年曹文詔俱以敗報今既益以祖寬李重鎮倪罷
年文綬兵萬二千又募楚兵七千合之得九萬有奇兵
力亦云厚矣寇在關內者屬之承疇關外者屬之盧象
昇倘寇盡出關則承疇合勦于豫寇盡入關則象昇合
勦于秦而臣更有慮者寇號三四十萬更番迭出則勢
衆而力合我零星四應則勢寡而力分寇所至因粮于
我人皆宿飽我所至樵蘇後爨動輒呼庚寇馬多行疾
一日而十舍可至我步多行緩三日而重繭難馳衆寡
飢飽勞逸之勢相懸如此然則寇何日平乎乞嚴勅兩
督臣自後必以一二萬人為一軍俾前茅後勁中權聯

絡相貫然後可制賊而不為賊制今賊大勢東行北有
黃河南有長江東有漕渠彼無舟楫豈能飛越我兵從
西北窮追尤易為力此防河扼險固目前要策所當請
旨申飭者也帝稱善命速行之十月鳳翼自請督師討
賊帝優詔不允九年二月給事中陳昌文上言臣聞將
在軍軍命有所不受今既假督理二臣以便宜則行軍
機要自不當中制若今日議不許斬級明日又議必斬
級今日議徵兵援鳳明日又議撤兵防河則在外何所
適從顧樞臣自今凡可掣督撫之肘者俱寬之文法俾
得展布可也兵法守敵所不攻攻敵所不守奇正錯出

滅賊何難今不惟不能滅乃今日破一軍明日又殺一將今日陷一邑明日又殘一州若此罪守令而不及巡撫豈法之平願中樞自今凡可責諸撫之成者勿寬之文法俾加磨礪可也帝納其言江北賊自滁州埽德兩大敗後盡趨永寧盧氏內鄉浙川大山中關中賊亦由閩鄉靈寶與之合鳳翼請勅河南鄖陽陝西三巡撫各督將吏扼防毋使軼出四川湖廣兩巡撫移師近界聽援勒而督理二臣以大軍入山蹙之且嚴遏米商通販賊可盡殄帝以為然期五月蕩平再老師費財督撫以下罪無赦鳳翼雖建此策而象昇所部多騎軍不善入

山賊竟不能滅至七月我大清兵自天壽山後入昌平都城戒嚴鳳翼條工密門禁詰奸宄護積儲三事檄寧遠山海保定宣府大同山東山西兵勤王令近畿州縣收保給事中王家彥以陵寢震驚勅鳳翼坐視不救鳳翼懼自請督師可之賜尚方劍書督諸鎮勤王兵以左侍郎王業浩署部事時命中官盧維寧監督通津臨德軍務而宣大總督梁廷棟亦統兵入援三人相與犄角皆退怯不敢戰于是寶坻順義文安永清雄安肅定興諸縣及安州定州相繼失守諫官彈章五六上鳳翼憂甚先是己巳之變中樞王洽下獄死復坐大辟至

是鳳翼知不免日服大黃藥求死病已殆猶日治軍書不休至八月末都城解嚴鳳翼即以九月朔日卒已而議罪奪其官十一年七月論前勦寇功有詔叙復帝在位十七年間易中樞十四人皆不久獲罪鳳翼以善溫體仁獨居位五載其督師也意圖遠責乃竟畏法而死論者頗以是憐之

陳新甲長壽人舉于鄉為定州知州崇禎元年遷刑部員外郎進郎中出為寧前兵備僉事寧前關外要地非才不授新甲外飭邊備內撫安軍民甚著芳績四年大凌新城被圍援師雲集皆賴其紅繕及城破坐削籍廵

撫方一藻惜其才請留之未報監視中官馬雲程亦以為言乃報可新甲上言臣使過之恩下于監視之疏恐此心未白清議隨之不敢祇受不許尋進副使仍駐寧遠七年九月擢右僉都御史代焦源清廵撫宣府值殘破之餘戎備益壞新甲遍歷塞垣凡前人足跡不至者皆躬親閱視具得士馬損耗城堡傾頽多失甲仗朽散狀屢疏請于朝為之振飭邊防賴之楊嗣昌時為總督與新甲共事以是知其才九年五月內艱歸十一年六月宣大總督盧象昇丁外艱嗣昌方任中樞薦新甲堪代詔擢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奪情任之少嘗事

黃道周上疏力詆忤旨切責既抵近畿會 大清兵
深入內地詔新甲受代即督所部兵協禦未幾象昇戰
沒孫傳庭代統其軍新甲與相特^特角終不敢戰明年春
畿輔解嚴順天巡按劉呈瑞疏曰陛下以力辦前隊責
之新甲乃新甲自莊通州一籌莫展初津門有警臣請
速往河西務塞通咽喉新甲堅以城小為辭臣再趣之
始移營一赴結營未定有報敵騎近楊村者新甲不踰
夕即踉蹌奔遁其逗境于前日如此迨敵騎既返高起
潛趨玉田孫傳庭趨建昌新甲亦逐隊而趨三屯并力
堵拒正在此時乃敵已出塞竟不移三屯一步其逗境

于今日又如此夫新甲起家州守三遷而即躡今官意
必有奇才異能足副簡注不虞其悞封疆至此尚可令
擁旄仗威作鎮岩疆哉新甲憤歷陳功狀及呈瑞挾讐
故帝皆不問既赴鎮列上編隊伍嚴哨探明訓練飭馬
政練大器禁侵漁等十事報可其麾下卒以乞餉夜譁
新甲既撫定具疏請罪不允給事中戴鼎說嘗劾之帝
以輕議重臣令所司論罪明說坐停俸十三年正月代
傳宗龍為兵部尚書自弘治初賈俊後已榜無至尚書
者至是兵事亟諸大臣避中樞不敢任故新甲得為之
陸見畢陳保邦十策多廷臣所常言惟天壽山後設總

兵徐州亦設重鎮通兩京咽喉南護鳳陵中防漕運帝
並採用之俄陳樞政四要及兵事四失帝即命歸行十
四年三月賊陷雒陽襄陽福襄二王被難虜新甲三秩
視事舊制府州縣城郭失守者長吏論死至是完平知
縣陳景建言村鎮焚掠三所者長吏當戍邊新甲主其
議言有司能兼顧御城即與優叙若四却被寇與失機
並論帝即從之然是時中原皆盜其法亦不能行也楊
嗣昌卒于軍中新甲舉丁啓睿往代議者尤其失人傳
宗龍孫傳庭並以微罪繫獄新甲于召對時薦其才退
復上章力荐兩人遂獲用尋論秋防功復其故秩時錦

州被圍已五月聲援斷絕有一卒逸出傳祖大壽語宜
車營逼之世輕戰提督洪承疇集兵數萬待援未決帝
憂之召新甲問策請退與閣臣及侍郎吳姓同計因陳
十可憂十可議請遣職方郎張若麒面商于承疇若麒
未返新甲請分四道夾攻承疇以兵力弱議持重以
待其敝帝以為然而新甲固執前議若麒素狂躁見諸
軍稍有新獲謂圍可立解密奏上聞新甲又貽書承疇
曰近三協有報謂敵兵又將入塞果爾則內外受困勢
安能支執事出閤歲餘矣而外圍未解內地又困何以
副聖明謝朝中文武之望乎承疇激于新甲言又奉密

勅遂不敢主前議若麒益趣諾將進兵諸將以八月進
次松山遂大潰士卒死亡數萬人若麒由海道遁還言
官請罪之新甲力庇再令出關監軍時錦州圍猶未解
而承疇又被圍于松山帝深以為憂新甲竟不能設策
救援十五年二月御史甘惟燦劾其褻謀悞國請速令
舉賢自代不納三月松山錦州並破若麒復自寧遠遁
還言官劾若麒者悉及新甲新甲亦屢疏乞罷帝皆不
從新甲雅有才其于邊事亦曉暢然不能持廉所用多
債帥深結中貴為援與司礼王德化尤昵故諫官之言
不能入當是時李自成縱橫河南開封屢被圍他郡縣

^亡失相

踵提督傅宗龍汪喬年出關討賊先後而沒賊勢

愈張言官劾新甲者章至數十新甲請罪之章亦十餘

上帝輒慰留先是新甲以南北交急欲與我 大清

議和私言于傅宗龍宗龍出都日以語輔臣謝陛陛亦

不以為意後見疆事大壞遂宗龍之言于帝帝愕然召

新甲詰責新甲叩頭請罪陛進曰尚肯議和和亦可恃

帝默然尋諭新甲密圖之而外廷不知也已而言官謁

陛陛言上意主和諸君幸勿言言官職愕交章劾陛陛

遂斥去帝既以和議委新甲手詔往返者數十皆戒以

勿洩外廷漸知之欲疏爭慮無左驗一日新甲所遣馬

紹諭以密語報新甲跡之置凡上其家僮悞以為塘報也付之抄傳于是言譁路然給事中方士亮首論之帝愠甚留之不下士亮惧得禍候命數日髮多白已降叢旨切責新甲令自陳新甲不引罪反自謂其功帝益怒至七月給事中倪仁禎劾其十罪詔革任候勘踰月給事中馬嘉植復劾之遂下獄新甲從獄中上書乞宥不許新甲自知不免徧行金內外給事中廖國遴楊枝起光時亨倪仁禎初言必不可宥及入其厚賄日營救于刑部徐石麒石麒拒不聽周廷儒陳演亦于帝前力救且曰國法大司馬教兵不薄城下不殺帝曰他且勿論

戮辱我七親藩不甚于薄城耶遂以九月二十七日棄市新甲為楊嗣昌引用其才品心術亦相似軍書旁午裁卷無滯帝初甚倚之晚特惡其洩機事且章主之過故殺之不疑厥後給事中沈迅見帝力詆其失帝曰令尔作新甲恐更不如迅慚而退其由陽和入都門也黃霧四塞識者以為不祥果如其應

張國維東陽人天啓二年進士授番禺知縣崇禎元年舉治行卓異授刑科給事中劾罷左副都御史楊所修御史田景新皆魏忠賢黨也御史胡良機給事中陶宗道等六人先為忠賢所逐至是起用而所司置之外服

國維不平疏論之諸人並獲留十月陳時政五事言陛下求治太銳綜核太嚴拙者踴躍以避咎巧者委蛇以取容誰有展布四體為國家營職業者故今治象精明而腹心手足之誼實薄此英察宜欽也祖宗朝問臣有封還詔旨者有疏揭屢上而爭一事者今也一奉詰責則悅首不遑一承改擬則順旨恐後倘或處置失宜亦竟不敢執奏乎此將順宜戒也召對本以通下情古未有召對而獲罪者今則惟傳天語莫睹拜颺臣今官熊奮謂還朝十日旁措一詞遂蒙譴謫不可稍加薄罰用示優容之度乎此上下宜冷也其他平刑罰溥膏澤二

事亦切時政帝不能盡用三年冬極陳保舉之弊明年陳考選核錢穀之弊及為礼科都給事中因京師地震疏請實圖消弭規諷時弊甚切時咸稱其識體六年遷太常少卿明年二月擢右金都御史巡撫應天安慶等十府歲時宴謀報流賊犯桐城官軍覆沒國維方壯年一夕鬚髮頓白以八年正月率副將許自強赴援桐先有遊擊潘可大軍與知縣陳尔銘堅守賊不能破以潛山太湖宿松無城移營蹂躪之潛山知縣趙士彥重傷卒太湖知縣金應元訓導扈永寧遇害國維至桐圍解乃遣守備朱士引等趨潛山把總張其威等趨太湖二

日士引與賊遇戰死賊伏奸人安慶城中為內應事覺
捕誅之自強兵遇賊于宿松之五里鋪殺傷相當安慶
山民築石以投賊賊多斃乃越英山霍山而遁至九月
賊復由宿松入潛山太湖國維方檄自強馳救而他賊
掃地王等別由霍山英山分陷宿松等三縣國維乃募
土著二千人為永戍計而以兵事屬監軍史可法可法
善用兵一方恃以無恐明年正月賊圍江浦遣守備蔣
若來陳于王助戰得無陷十二月賊兩部一自黃梅入
潛山太湖以逼懷寧桐城一自花園入定遠滁州以窺
江浦六合兩地告警杞懷寧二縣者賴可法及左良玉

馬煥兵當之杞江浦二縣者則遣副將程龍及若來于
王等分戍諸城並獲全賊又圍望江遣兵援之亦解去
十年三月國維因浦下報警率龍等三將赴安慶已而
禦賊鄆家店龍等所將數千人悉覆沒官軍益衰國維
為之慟賊尋東下陷和州含山定遠逼六合國維奔命
不遑六合以無城竟被陷知縣鄭同元潰走賊遂攻天
長與南都鍾山相直南都大震國維乃謀于朝以是年
七月割安慶池州太平別設巡撫即以可法任之安慶
之不隸江南巡撫自茲始也時議者歎并割江浦六合
二縣俾國維為護江南天子不許國維為巡撫以寬惠

得民屬郡失傷及苛歛頻仍輒為請命多獲寬減奸民
乘漢儒之訐錢謙益瞿式耜陸文聲之訐張溥張采被
旨嚴切國維力為保持并漢儒等誣罔忤時相溫體仁
連詞旨切責奪其俸俄蘇州去任推官周之夔希體仁
指復訐溥等國維亦力白其誣即忤旨不恤究心水道
輯三吳水利全書進呈當國維之禦寇安慶也盡以吳
淞水軍行海寇遂乘虛入犯多所殺掠國維聞急遣水
軍還禦分地責成且請合閩浙兵會勦海警亦息在事
六年築太湖築昌二城建蘇州九里石塘及平望內外
塘長洲至和等塘修松江捍海堤濬鎮江及江陰漕渠

立社學修常平倉置廣孝阡並有成績蘇州人尤德之
立祠虎丘十三年正月遷工部右侍郎兼右金都御史
總理河道是歲大旱漕流涸乃濬衛水源于輝縣以濟
德州之漕導白馬河入仲家淺以濟濟寧之漕自徐家
橋至太平橋六十里責令平陰肥城東平三州縣開濬
以濟會通之漕引沂水出徐磨口以濟邳宿之漕又極
言水櫃之利復安山湖以濟北開挑滄浪河從萬年倉
出口以濟四開疏山陽清河高郵江都儀真漕渠三百
里由是河道無阻漕艘獲濟時山東大飢設粥廠十餘
遍食貧民全活不可勝計十四年五月以山東盜起改

兵部右侍郎兼督淮徐臨通四鎮兵護漕運大盜李青
山聚衆數萬據梁山濼為巢以諸生王鄰臣為謀主遣
其衆分據韓莊等八閘梗運道周延儒赴召北上二賊
以門生刺來謁衆皆惧延儒命登舟賊言非敢為亂以
護漕耳延儒曰若果護漕當言于朝授尔職俾終護漕
二賊拜謝退是歲終青山竟塞安山湖鑿河十里驅漕
舟及漕卒以去焚掠且迫臨清然其意實在脅撫道中
官劉元斌率京軍北返國維令所部兵合擊且招之者
山果降國維遂赦存于朝帝率太子二王御午門受之
殊諸市青山曰許授我官乃殺我耶鄰臣亦大詬當事

失信至死乃絕聲沂州土寇王朋齊見龍信作亂亦討平

之十五年七月兵部尚書陳新甲下獄帝難其代以侍

郎馮元颺攝至九月始召國維代之十一月入都召見

德政殿慰勞甚至乃謝請寄杜賄賂定戰守賞罰格列

上覈世職酌推陞慎咨題等七事帝皆報從會開封臨

河北震動條防河教策帝亦納之時外吏考選者皆欲

得給事而帝以地方任重將梁注御史諸人乃謀于首

輔周延儒期不得給事延儒示意國維薦時敏等十二

人察視外郡城守以既有地方不可復遣御史遂並授

給事獨御史蔣拱宸不獲與有怨言及出監趙光扞軍

謂國維害已抵昌平即疏劾國維國維言拱宸挾怨誣
詆拱宸再劾國維溺職請如丁汝夔陳新甲故事正失
陷名藩之罪御史趙謨亦言國維忠諫有餘擔當不足
不能延攬群才惟任左右詹史帝皆不納國維再疏求
并不許十六年四月我大清兵猶在畿內國維檄
趙光抃禦之螺山八提兵之師皆潰言者益詆國維帝
亦以國維不足任踰月令解職十一月以附會周延儒
及螺山喪師事違下獄蘇州民間之相率詣闕乞貸帝
念其治河功十七年二月俾出獄候命三月召對中左
門即復故官兼右詹都御史馳赴江南浙江督練兵輸

餉諸事國維條上生財七事即馳出都行十日而都城
陷及福王立召還協理戎政建言宜設三輔為江南屏
蔽京師為中輔京口為東輔蕪湖為西輔各統重兵鎮
之不果行尋叙山東討賊功加太子太保廕錦衣僉事
吏部尚書徐石麒去位衆議歸國維馬士英以其為東
林不用用張捷國維亦以時事不可為明年正月乞省
親歸五月南都失守六月潞王監國于杭州不數日出
降閏六月國維朝魯王于台州即與陳函輝柯夏卿請
王監國即日移駐紹興進國維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
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督師江上大將方國安亦自金華

至馬士英素善國安匿其軍中請入朝國維劾其十大
罪乃不敢入八月復富陽九月復于潛樹木城于綠江
要害聯合國安及王之仁鄭遵謙錢肅樂熊汝霖孫嘉
績諸營為持久計十月隆武帝頒詔至王不肯受欲還
台州國維馳入朝令母宣讀而上書隆武帝曰國當大
變凡為高皇帝子孫咸當協心并力誓圖中興成功之
後入閔者王監國自退守藩服若言倫序則叔侄分定
今日原未假易且監國當大勢潰散之日糾集雜報一
旦南拜正朔恐鞭長不及猝然有變唇亡齒寒悔將何
及臣老臣也豈若朝秦暮楚之輩為功名計哉疏出議

乃定明年五月諸軍以乏餉而潰王走台州航海國維
亦還守東陽六月知勢不可支作絕命詩三章赴水死
年五十有二

馮元颺字爾孜慈谿人年二十一與兄元颺同舉于鄉
天啟二年第進士授澄海知縣未赴丁父艱起補揭陽
有政績崇禎四年徵授戶科給事中時以軍興增賦百
四十餘萬元颺言加派未已又復加派民力奚堪今點
餉已有三十餘萬若汰登萊撫臣又歲省八十萬即可
抵新派之數時不能用其冬帝遣中官出鎮元颺抗疏
力爭時元颺亦疏論中官自是兄弟並有聲無何上疏

力欲用廷儒謂廉耻周暢其隱礼義莫開其流且曰從
來小人罪狀未彰尚思掩飾若肺肝已揭雷電猶稽覆
出為惡更何所忌帝切責之明年七月論山東總督劉
宇烈縱寇主撫罪因言禮部侍郎王應熊憾尚書黃汝
良不受囑時酒肆詈罵大臣体宜罷踰月言詞臣姚希
孟孤忠獨立不當奪其講官科臣趙東曦正詞謹論不
當奪其言路俱不納十二月礼部郎周鏞建言獲譴元
璉上言今一歲之中湯開遠金星曜華允誠黃道周輩
皆以庶僚建言而為言官者自家、數疏外無聞焉臣
竊媿之乃周鏞又以言獲罪是惟言官不言故致鏞有

言臣愧滋甚聞古之君子有避位以讓士或以官而贖
人願罷臣官還鏞原職一以示隱默之戒一以作寒謬
之風臣即荷鋤歆故有餘榮矣不報元璉既劾王應熊
帝不問後應熊謀改吏部元璉復據其貪穢數事劾之
被旨譴責尋乞假歸八年春還朝時皇陵毀圯臣多歸
咎內閣、臣温体仁王應熊以票擬自委元璉上言今
日政本大臣往往居實避名受功辭罪平時以宰相自
居遇天下有事輒曰昭代本無相名吾儕止供票擬上
委之聖裁下委之六部持茲片語遂叢百欺夫中外之
責誰復有大于票擬者礼絕百僚任庶庶職有漢唐宰

相之名而更代天言有國初顧問之榮而蓋隆位號地
親勢重言聽志行是古來柄用之專且重者莫如今日
之輔臣矣猶可曰我無威柄欲謝天下之責哉帝以政
事歸之六部票擬聽之上裁乃祖宗成憲不納其言陵
寢之變帝將下詔大赦元颺上言先後建言諸臣未有
以指弁乘輿罪者惟敵觸大臣重則囚係輕則貶謫夫
以子人諾諾僅得數人諤、猶曰明私將使奸欺得志
摘發無人非國家之福亦非大臣事君之道也詔赦之
內宜賜開復不納十年正月朔日有食之元颺言日食
正旦當事大臣竟無一言省愆附于交儆之義古稱天

地大變責在三公今之三公實惟內閣陛下于內外大
僚時有嚴譴獨茲輪一席有賞則侈指縱之功過罰則
逃任事之外泄上指上積有歲年即不敢以虞理怕談
過為責望然而天寔可畏變不虛生恐閣臣終不能委
之身外也十年再遷刑科左給事中時刑部係囚多至
二千人暑月薰蒸日有死者元颺言刑部月報囚犯不
過千人餘皆各衙門叅送謂之小叅非欵犯也彼寔輕
罪而與死囚為徒且更有甚焉本無欵限易致稽延一
也不入註銷無從清核二也未有囚糧每多飢斃三也
此等囚人謂宜勅下刑官盡令出獄候結是聖明一日

之間而五出于人也至六月又言陛下已大沛皇仁清
獄疏滯請更置一令允罪不至死情不至寃匿者法官
分別保候不得一概入獄尤昭格外之仁蓋每歲獄囚
大約徒流管杖居十之九彼非必死之罪而置之必死
之地尤聖明之所矜惻也帝並採納之明年冬詔簡宮
僚講官楊廷麟以讓黃道周首輔張至發不悅疏說道
周元颺言道周疾俗已甚至清無徒乃忠足以動人主
而不能得執政之心恐天下後世有以議執政之得失
也至發恚兩疏力辨說元颺為私帝皆置之十一年由
戶科都給事中擢太常少卿屢遷南京太僕卿通政使

十四年冬召拜兵部右侍郎明年轉左侍郎七月尚書
陳新甲棄市元颺署部事帝即欲用為尚書一日召二
公侯五閣臣三尚書及元颺乘馬游西苑遊畢賜宴明
德殿帝携元颺手道其家世獎勵之既晏與語兵事良
久出內廐馬百餘及內製火箭示之元颺為辭其良楛
帝曰中樞缺人無如卿者元颺以多病固辭請召用張
國維帝可之十六年五月國維下獄卒用元颺為尚書
而以倪元璐掌戶部二人素友善兵食大計兩部合等
帝喜言於朝曰昔堯命四佐舜舉五臣朕得此二人不
為少矣元颺常至戶部堂與元璐聯坐召吏較簿籍吏

半走匿元颺怒詰責之帝聞益喜乃汰浮餉三百餘萬
諸軍副將而上請由廷推參將而下聽督撫推舉由是
請寄之風少息帝倚元颺甚至恩教異他人密旨一夜
常教發而時事已不可為元颺亦罷勉從事而已時孫
傳庭治兵閩中元颺謂不可輕戰與帝及庭議不合嘗
于殿上偕廷臣有爭且曰陛下必以戰之遲速為利鈍
請先下臣微俟一戰而勝斬臣謝之乃貽書傳庭戒毋
速戰又言高傑白廣恩二將不可用後傳庭悉遣元颺
戒一戰敗績國遂以亡當是時河南湖廣地盡陷閩寧
又日告警元颺益憂惧其年八月遂稱病乞休疏屢上

輒慰留取菓食物之賜頻至最後遣醫診視還奏如元
颺言乃先去元颺疏謝荐李邦華史可法自代帝不用
用兵科都給事中張縉考遂致都城不守元颺性明敏
通曉世務在言路時楊嗣昌請天下有礦處聽民開採
以散賊衆元颺適召對抗言曰此乃聚賊何謂散其議
遂寢帝憂兵食不支元颺曰此戶兵二部不相謀之故
耳如勦餉一事初擬用兵十二萬故需餉二百八十萬
今所報兵數不滿八萬則已溢額百萬矣誠欲餉餉當
先核兵帝稱善而不能詰也與兄元颺最友愛其持廉
不如元颺而為人溫厚似之兄弟並虛懷好士雖僕隸

下人亦皆得其歡心以故二馮之名滿天下及元颺卒其家請卹給事中吳廷言元颺身膺特簡莫展一籌却議猶予祭葬是使暎國之臣生死皆得志也臣以為不宜子不納弟元颺崇禎十六年進士

明史卷二百二十七

列傳第...

梅之煥

鄒維璉

耿如杞 胡士容

方震孺

李若星

李繼貞

張鏡心

馮元颺

梅之煥字彬父麻城人侍郎國楨從子也年十四為諸生值御史行部閱武之煥騎馬突教場御史怒命與材官角射之煥九發並中長揖上馬徑去御史不懌而罷萬曆三十二年舉進士改庶吉士居七年授吏科給事中東廠太監李浚誣商人盜礦金收考幾斃之煥抗疏劾之尋上封事言方今天下民窮餉匱寇橫兵疲言官

舍國事而爭時局部曹舍職掌而建空言群天下盡為
虛文所束縛乃至京營士馬入衛班軍戶曹錢穀亦皆
存名去實動稱舊例不知太祖例耶成祖例耶有作意
振刷者不曰生事則曰苛求事未就而謗興法未伸而
怨集何怪豪傑灰心庸人養拙付國事於不可為也請
陛下嚴綜覈以責寔事通言路以重紀綱別減否以惜
人才廢國事有濟又數奏故相張居正所以整飭初政
督課名寔者慨然欲有所建置疏屢上不省是時朝臣
部黨角立排擊如敵國之煥而非之一無所附麗而奸
党猶忌之四十三年出為廣東副使分巡惠州所部多

滯囚之煥應時決遣積牘一清好摘發奸宄疆

宗

舍無所

縱舍豪民沉烈女於水擒得就其所撲殺之瘞烈女於
蕭烈婦墓傍刻碑志焉海寇袁進掠潮州非之煥所部
也自請往剿嚴兵扼海道招散其黨進窘夜遁降于福
建守臣後之煥移視山東學政行部至登州進率舟師
援遼入謁之煥之煥笑曰海上之役不得望見顏色今
何由在此進謝曰畏公之威是以遠遁今日敢不為公
死之煥文吏為劇寇所畏服如此天啟元年召為通政
叅議遷太常少卿三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以母
憂歸始之煥與楊漣同舉于鄉意氣交得以功名相期

許及是連為魏忠賢拷死其私人給事中陳序遂劾之
煥黨連、被逮過麻城之煥與盤桓流涕有詔削奪其
宴連被逮時未嘗道麻城也無何御史梁克順又誣以
贓私詔撫按提問徵贓餉邊是時緹騎四出之煥自分
且逮每大呼頓足曰主少國危男兒當刺血書奏撼承
天門慟哭達之九重曰引歐刀自刎北闕下肯自沉園
扉中耶襍被馳馬北上抵信陽其故人曰壯哉為我少
留痛飲信宿越日即報至但命有司即訊乃歸莊烈帝
即位免其贓崇禎元年夏以故官巡撫甘肅時軍食久
缺乏煥鈎校故牘得邊吏邀勒淮商所中引悉以給商

一日得銀三萬套賊合他部入寇之煥潛為三覆而遣
羸卒牧牛羊邊垣內誘之寇果爭入總兵官楊嘉謨以
精卒當其前寇大驚欲遁則二覆起邀其後之煥率部
兵夾擊大破之斬七百餘級生得酋長數人降六百餘
人明年春寇復大入會病痢枕藉大黃山下諸將請掩
捕之之煥不可遣譯諭威德令無恐踰月病愈望邊城
搏顙涕泣而去溫體仁許錢謙益之煥數詣書中朝暴
揚其過體仁深銜之其冬都城戒嚴有詔入衛之煥偕
嘉謨簡精卒三千即日啟行寇遂乘虛犯河西之煥遣
兵伏賀蘭山後邀其歸路而大兵出水泉峽口背腹掩

擊寇再戰再北斬首八百四十有奇遂引軍而東悍卒
王進才等憚遠役鼓衆倡亂殺叅將孫懷忠等掠軍資
奔還蘭州之煥聞變亦即日馳至遣使傳諭亂軍但誅
首惡能自相擒捕者重賞于是降夷殺進才及其黨數
人亂立定乃復整軍而東三年五月始抵京師時解嚴
已久詔入城朝見兵部第勤王諸軍謂甘肅最後兵最
謹法當按問但其兵精悍可用而三屯又新奏戰功請
令帶罪俟秋防竣更議得旨之煥落職候勘嘉謨戴罪
立功甘肅于九邊最遠其後至固宜既有功而猶重譴
者體仁已柄政脩却故也之煥工騎射善用兵雅以將

才自負既廢無所見奇則縱情詩酒賓客輻輳雖小夫
孺子皆得直入懇寃憤輒為平曲直縣阻山多盜之煥
親率蒼頭健兒助吏追捕無脫者十年春流賊犯麻城
之煥用軍法部勒鄉人子弟授兵登陴賊即引去至十
三年叙甘肅前後功始復官廕子然終不召用明年病
卒

鄒維璉字德輝江西新昌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延
平推官取介有大節巡撫袁一驥以私憾据撫布政竇
子偁罪維璉以去就力爭監司欲為一驥建生祠維璉
又抗詞力阻其強毅不撓如此行取入都有要人招之

見謝弗往乃得南京兵部主事進負外郎遼方用兵疏
陳裁冗員汰冗兵節冗費數事尋以憂去天啟三年起
官職方進郎中刑部主事譚謙益荐妖人宋明時能役
神兵復遼左地魏忠賢陰主之維璉極言妖妄不可信
且曰毋使天下後世笑舉朝無人忠賢怒矯旨譙責時
海內方用師而將帥悉以賄進職方冗穢不可理維璉
素清嚴請寄畫絕目極論債帥之弊語訛切中官大臣
中外多不悅吏部尚書趙南星知其賢調為稽勳郎中
是時言路橫恣凡用吏部郎必咨其同鄉居言路者始
登啟事至是給事中傅櫬陳良訓章允儒以南星不先

咨已大怒見維璉詒辭交加及維璉再調考功櫬等益
怒刊章力攻又以江西既有吳羽文例不當用兩人迫
羽文使去以窘辱維璉維璉憤拜疏求罷即日出城而
疏以章惇攻蘓軾蔡京逐司馬光為言於是諸人愈思
齟齬而櫬遂顯攻魏大中左光斗以及維璉自是朝端
水火諸賢悉不安其位矣維璉既奉詔視事嚴覈官評
無少假借楊漣之劾魏忠賢也被旨切責維璉抗疏曰
忠賢大奸大惡罄竹莫書陛下豈真是非舛誤愛一罪
璉而輕視祖宗天下乎不過憐其小信小忠不忍一旦
割棄耳豈知罪惡既盈人主即不忍割棄亦不可得漢

之張讓趙忠靈帝以父母稱之矣唐之田令攷僖宗亦
以阿父稱之矣我朝王振曹吉祥劉瑾亦嘗寵之群臣
之上究竟有一人老死牖下獲保其富貴哉夫國之利
器不可假人今陛下明以太阿之柄授之忠賢非所以
為宗社計亦非所以為忠賢計也若夫黃扉元老九列
巨卿持危扶顛安可自處于商輅劉健韓文下語云大
臣當以李固杜喬為法若為胡廣趙戒非惟國家無利
而身名亦難保矣疏入責其瀆奏崔呈秀坐贓被劾維
璉論戍邊張訥陳九疇媿璫諛賊力別其是非李蕃李
魯生為鄉人請托復官拒不聽由是諸奸交憾及趙南

星去國維璉願與俱去忠賢即放歸無何張訥劾南星
追論維璉調部非法有詔削籍已汪文言獄起奸党竄
入維璉名下吏戍貴州崇禎初起南京通政叅議就迂
太僕少卿疏陳卜相久任納言議謚籌兵五事五年二
月擢右魚都御史代熊文燦巡撫福建海寇劉香猖獗
遣游擊鄭芝龍擊破之海外紅夷最強悍先常扼彭湖
挾求互市後被勦徙據臺灣至是漸引其眾泊廈門維
璉屢檄芝龍防遏芝龍不為意明年六月芝龍勦賊福
寧紅夷遂乘虛襲陷廈門城大掠維璉急發兵水陸進
擊芝龍亦自福寧馳援焚其三舟然官軍死傷亦衆寇

乃汎舟大洋轉掠青港荆嶼石灣諸處諸將禦之于銅
山連戰數日寇始敗遁維璉在事二年振憲紀明賞罰
黜貪殘勞績甚著會當國者雅忌維璉為東林而閩人
宦京師者從而騰謗於朝竟坐是罷官八年春叙却賊
功詔許起用旋召拜兵部右侍郎遘疾不赴卒於家
耿如杞字楚材館陶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除戶部主
事以才調兵部歷職方郎中時軍書旁午如杞酬荅日
數十事皆辨治出為陝西神木叅議遷遵化兵備副使
時巡撫劉詔欲為魏忠賢建生祠而銜如杞不先請取
忠賢畫像懸之行署躬率文武將吏五拜三叩首如所

以謁至尊者欲以脅如杞明日如杞入其部將請用前
禮如杞怒叱之及睹其像用天子冕旒益駭異半揖而
出忠賢知之大怒令詔疏劾遂逮下詔獄榜掠坐贓六
千有奇論寘大辟繫獄九月會莊烈帝紹位廷臣訟其
寃立詔赦出復故官如杞疏謝曰乞歸養疾帝不許命
即優擢用旌直臣遂擢太僕寺少卿崇禎元年三月再
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如杞感激思報盡瘁職事河
曲知縣孫瀛以貪殘為部民所訟瀛行千金于如杞如
杞疏發之瀛坐逮先是順義王帳直大同山西歲脩貢
市塞上晏然至是挿首虎墩免據有其地時為邊憂而

中朝議戰議欵迄無長策如杞力言守邊為上曰發卒
脩塞垣繕戰壘剷山塹谷事方有緒會京師戒嚴急率
總兵官張鴻功以勁卒五千人入衛既抵都下兵部令
守通州明日調守昌平又明日調良鄉軍令卒初至不
給餉次日汎地既定始給至是汎地屢更衆軍三日不
得餉既餒且怒遂散掠民間譟而歸事聞如杞鴻功並
下詔獄刑部尚書韓繼思等坐鴻功大辟如杞戍邊帝
怒其醜法并執繼思及左侍郎張慎言下吏廷臣遂無
敢救如杞鴻功並論死四年竟伏屍西市繼思等削籍
有差部將戍邊者數人如杞通敏有才更以風節顯為

士論所重獨其為職方時附會尚書張鶴鳴力排熊廷
弼在王化貞致疆事破壞議者恨之南渡後追贈右都
御史子章光進士尚寶卿同時胡士容字仁常廣濟人
萬曆三十八年進士除嘉定知縣調長洲捕豪惡吏民
數十人寘之法人情大快邑東婁江宋時建石塘久而
崩頽殆盡士容多方拮据樹以堅木甃以火石為塘四
十五里直達崑山行人謳思其德秩滿當遷嘉定巨豪
挾私憾力毀之乃改大名府教授天啓時歷戶部郎中
出為薊州兵備叅議以繕修邊垣進秩一等薊州為崔
呈秀之鄉田連萬頃士容編以差徭常荐親屬三人為

中軍不用又薦妻弟蕭惟中等數人令士容轉請為守備亦不從其宗党僮奴犯法捕治不少貸呈秀深銜之最後欲建魏忠賢祠于薊州士容不奉命遂激忠賢怒謀殺之會士容遷江西副使道出通州呈秀誣其多乘驛馬且侵盜倉儲令忠賢傳旨逮之遂捕下詔獄許顯純酷刑榜掠坐贓七千寘之大辟將于秋後行刑至八月而莊烈帝踐阼呈秀伏誅廷臣多稱士容冤帝即命出獄法司猶按前罪削其籍士容復訴于朝乃命錄用崇禎二年除陝西按察副使換治西寧士容感恩盡心職業三年秋進右叅政換治如故久之卒于官

方震孺字孩未壽州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除沙縣知縣舉卓異徵授御史熹宗嗣位極陳貪吏之害言比來懲貪法廢州縣佐貳視官為外府誅求朘削民何以堪然此猶小者耳上之為長吏則有罰贖有羨餘曰吾以備朝京之需考滿之用上言之不諱下聞之不驚然此亦小者耳再上之為方面歲節有獻生辰有賀蕭然而來滿載而去此豈從天降地出哉皆小民鬻男賣女以應之耳所恃以懲戒貪夫者惟在朝廷三尺而銓司之考成止于罷職抚按之彈治極於為民彼携鉅萬之金錢求田問舍何所不愉快尚需此進賢為尤可異者

案賍私既登白簡乃以一語結之不曰甲科可惜則曰
文章可觀不曰末路可新則曰器使可用然則屬吏何
所畏憚不恣意谿壑乎請勅所司毋徇資格時擢一二
極清特逮一二極貪者用以風示天下俄上三朝艱危
疏歷舉在牀在旁為言且曰願陛下熟思前事究竟宮
中之與府中孰為可託竊恐爭妍取憐或謹故智麗色
藏劍千古寒心願陛下念之而惕然也且今朝夕周旋
實惟近侍嘖笑易假窺矚可虞近且中旨頻宣恐成斜
封隱禍更願陛下慎之並報聞天啟元年言挺擊一案
王之案陸大受張庭李倖悉遭廢斥東林一輩葉茂才

董應舉趙南星魏雲中馬孟禎高攀龍劉策李邦華劉
宗周鮑應鰲盡錮終身亟宜召復楊漣之爭移宮可幸
無罪不知何以有居功之說交通之疑傳之天下謂聖
明在上真有交通之臣矯竊之事所關聖政不小此非
特賜召對不可陛下一召對則從前諭旨盡出宸衷否
則人且疑為矯竊陛下何憚一出不與廷臣共質哉帝
報曰先後兩諭並出朕懷有何交通矯竊廷臣乃不敢
言是時群小忌漣者謂交通王安屢邀俞旨故震孺云
然其春巡視南城大璫張臯劉朝被訟魏忠賢為請震
孺不從卒上聞忠賢由是大恨遼陽破遠近震驚震孺

一日十三疏陳兵事當是時遼東自廣寧抵三岔河軍民盡竄文武將吏畏出關無一騎東行者震孺獨慷慨請犒師言屢敗之餘人心久渙願亟發帑金二十萬時遣使者弔死撫傷三軍聞之謂廟堂之上猶然東顧庶几人心復收感激思奮帝如其言震孺以六月出關延見將士人人慰勞軍中感悅八月朔遂有監軍巡按之命震孺核軍實稽功罪練士馬日無暇晷有議三岔河不可守當退守廣寧者震孺言禦敵當于境上奈何縮地百八十里遠守孤城宜駐兵鎮武扼敵要衝曰荐禩將羅一貫劉徵可用俄言自有遼事以來軍法不嚴人

皆知進者必死退者必生彼何若自求死地今廣寧高門大戶盡已西奔軍中將士亦悉駕馬思遁懼經畧當關則遣人先偵問道人情如此宜勅寧前監軍崑斬逃軍逃將使三軍之歸路絕而後生路可望也並從之時經畧熊廷弼與巡撫王化貞不相能諸監司率浮沉其間疆事益壞震孺調劑不得則屢疏上聞明年正月震孺方蒞事前屯化貞遂棄廣寧遁列城聞之悉遁獨前屯傍近以震孺在得無動乃嚴諭守將設防而身渡海抵覺華島招叅將祖大壽大壽方擁兵觀望震孺握手與語誓保富貴大壽感泣與俱歸獲兵萬餘輜重無算

先是巡按之命震孺資淺不當得當事特以其才度次用之震孺慮後有指及者先已言于朝及是主事徐大化果承魏忠賢風指力詆震孺震孺疏辨其詞直都御史卸元標保持之震孺乃請告去已樞輔孫承宗劾廣寧失事諸臣并及震孺都御史趙南星論先後按遼御史罪亦及震孺曰請下承宗核實承宗復言震孺無罪乃已五年忠賢修却其党亦惡震孺為東林御史郭興治誣劾其按遼時賍私遂逮下詔獄掠治坐賍六千有奇移法司擬罪欲置之死尚書李養正御史練國事王業浩持之獄三上卒擬絞忠賢憾不置誣與劉鐸交通

共為呪詛竟坐大辟六年秋當行刑會皇子生獲免其明年莊烈帝嗣位與惠世揚並釋還言官多請召用有尼之者不果震孺初入臺班意氣凌厲不顧利害後遭挫折浚自韜晦無復用世志崇禎八年春流賊犯壽州長吏適遷秩去震孺乃倡士民固守城獲全明年冬賊再躡江北獨不敢逼壽巡撫史可法上其功久之用為嶺西叅議有裨將踞蕪州叛震孺單騎諭降之十六年冬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京師陷震孺慟哭即率師勤王馬士英憚之勅還鎮震孺竟憂憤而卒世揚清澗人由進士歷官禮科都給事中嘗劾方從哲沈瀛有

直声忠賢亂政誣世揚青衣小帽結納王安逮詔獄論
成崇禎時屢迁左副都御史罷歸李自成陷延安世揚
出降自成以郡人故甚礼之世揚遂受其顯位為士論
所耻

李若星息縣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歷知棗強真定二
縣並有聲四十年冬擢廣東道御史首劾南京兵部尚
書黃克纘又言編修李胤昌行五千金于選郎徐可求
其父同芳遂得山東巡撫疏入未報若星再疏論列同
芳遂罷去巡視庫藏陳蠹國病商四弊言內府諸庫既
遣兩部曹監收復遣科道巡視豈有但稽其入不稽其

出者請自今十庫出納內臣必協同臣等公行驗視廢
免侵渙之弊不報明年春偕同官劉策等力主熊廷弼
行勘議其黨惡之給事中劉文炳遂劾若星時方巡按
山西以所部地瘠民貧而稅使積二十年不撤力以為
言不聽慶成王府鎮國將軍慎釗以未名幼子冒已故
子敏海名授奉國將軍若星舉奏之遂奪其封并追歲
祿再劾黃克纘為沈一貫私人湯賓尹死友宜罷不報
行部黜貪廉獎居職甚稱以不附黨人還朝出為福建
右叅議移疾歸天啟初起官陝西召為尚寶少卿再迁
大理右少卿三年二月以右僉都御史巡抚甘肅陸辭

疏勸帝節嗜欲遠頑童并及魏忠賢客氏之奸遂為所
深疾明年劾前總兵徐永壽侵餉遂被逮又明年春河
套賊合松山諸部入犯鎮番遣諸將丁孟科官惟賢禦
之斬首二百四十餘級餘衆大奔獲聞未及叙會忠賢
怒若星令許顯純入之汪文言獄詞誣若星賄趙南星
五千金得卹鉞遂除名下河南撫按提問已而獄上請
追賍遣戍忠賢怒未已命杖之百戍蘆州莊烈帝踐阼
赦還崇禎元年六月起工部右侍郎兼右倉都御史總
理河道御史霍鏌追論甘肅功進秩二品時黃河大決
滄泗州沒睢寧城若星請急修祖陵移睢寧縣治于他

所役之工成而費大省明年冬都城戒嚴遣兵入衛三
年以病歸尋遭父憂八年正月寇犯息縣偕知縣劉純
慶憑城固拒發大砲擊之寇敗去十一年正月召為兵
部右侍郎中樞楊嗣昌嘗薦若星及張福臻吳牲自代
帝不許時賊氛愈熾汝寧歸德諸州縣殘破殆盡熊文
燦方主撫匿不以聞若星還朝為帝徇言其狀且曰今
寇禍已極宜勅文燦及洪承疇合力掃蕩倘泄一從事
賊糾集大衆不渡江以窺留都則渡河以犯畿輔恐長
江天塹不足恃齊魯燕趙無寧宇矣近行間雜以捷聞
不遇殺我被掠之良民而賊勢毫無所損未幾攻城陷

地又驅幾千萬良民別立新營以餌我何時為殄滅之
期即帝納之五月以本官兼右僉都御史代朱燮元總
督川湖雲貴軍務兼巡撫貴州明年聞畿輔被兵馳疏
請遣軍入衛溫詔止之先是水西安位作亂垂二十年
至是位雖死而餘孽猶時蠢動十三年賊寇安隴壁擁
衆攻圍盤江右星檄提兵范邦雄合雲南副將龍在田
等夾擊大破之賊渠授首未幾苗酋老烏即僞隴朝用
守及仲賊復相繼作亂邦雄偕副將商士杰揚明表悉
討平之已而隴壁党安世復據卧這固為亂游擊楊得
勝等進剿斬首數百級賊遁入深箐右星素有威望在

鎮六年部內寧謐南渡時解職以鄉邑殘破寓居貴州
永曆帝迂武岡召為吏部尚書既至加東閣大學士掌
部事時劉永胤橫恣先與右星子締姻且彈彈若星先朝
耆舊稍聽其言部事頗修舉已而武岡破遇害

李繼貞太倉州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除大名推官公
廉有執東明知縣李遇知忤巡方御史將以大計去之
繼貞力持獲免治行高當舉卓異繼貞願欲南曹便養
會聞父疾投牒徑歸上官乃咨之銓曹用為南京工部
主事未聞命而父已卒居喪盡禮天啟初服闋除屯田
主事光宗梓宮將發引命中途治廠中貴圖侵漁日與

繼貞構一日率數十人排闥入曰殿卑妨梓宮司禮將
舉奏非行數百金不可繼貞徐曰向者有議財用取之
工曹規制出自公等此公等之責非吾罪也且吾安從
得金即有亦不為任司禮奏之中貴語塞去其實梓宮
未嘗妨也無何改營繕司督定陵享殿中貴侵漁益甚
凡監督初至率餽以厚賄受之則惟所役使繼貞力拒
不納其人怒侵撓百方夜則使人盜取木石及捕獲詰
得其情中貴大慚群聚而詬于途繼貞稱病不出力求
去時工成已大半止費四萬金其後代者反費至數倍
故繼貞廉名益著尋改兵部職方尚司章奏四年秋副

給事中熊奮渭典試山東坐試錄刺魏忠賢兩人並降
調已而削籍崇禎元年起武選員外郎明年進職方郎
中時軍書旁午職方特增設郎中協理司事繼貞與正
郎孔昭余大成先後共事並有聲尚書王洽繫獄偕同
列上疏救之及大成被譴繼貞力稱其賢乞留任帝不
許以繼貞資深當遷特進尚寶司卿掌職方事絕苞苴
杜請寄聲望大著尚書梁廷棟被論亦申救及熊明遇
代廷棟汲倚信之與約曰副將以下聽君開列我畫題
而已大將則聽之廷推邊情我自任之繼貞曰惟命歲
滿又當遷明遇議加太僕少卿力辭而止四年十一月

與文選郎蔡奕琛名見平臺帝曰朕用文武諸臣俱出
爾等若推選得人何憂天下不治繼貞曰臣無他長止
苞苴情面自信謝絕殆盡帝曰聞爾稍有執持爾部向
來諸事朕多不究尔知之乎繼貞頓首謝帝曰問大將
數人且曰自今推舉俱宜慎重對言臣部與吏部異吏
部有年貌可稽治績可考臣部止候補數人得叩其胸
中其他俱未謀面止憑省撫開薦臣實難知以故多不
得人帝曰若督撫開薦即用安用兵部對言臣近置御
覽冊以戰功居前督撫開薦居後此臣一點微忱然戰
功亦從外報其虛實臣不得而問又年來邊軍但點閱

而不訓練點閱則有使費其官愈大所費愈多諸將豈
肯捐已貲不過侵尅月餉耳帝問故對言有官必有胥
吏官未必貪此輩豈有廉者投冊無賄必吹求有端安
得無費帝頷之乃退日列上推陞論功六事多報可萊
州被圍總督劉宇烈議招換尚書明遇主之繼貞疏陳
不可得旨會兵科覆議明遇恚偕兩侍郎會科臣議而
不及繼貞繼貞曰上命我同議不使與聞耶自請見明
遇問策安出繼貞請調閱外勁旅入勦明遇不從後迄
用其言賊始滅六年吏部以繼貞當遷而京卿無見缺
請解職俟補帝不可命久任優擢職方素稱弊菽自繼

貞在事請謁不得行衆胥怨之戚畹田弘遇以坐門功求優叙不獲屢疏詆繼貞及奉詔回奏帝未嘗不右繼貞也弘遇憤詣繼貞即以利害動之亦不許中官曹化淳最貴倨欲用其私人為鄉邑把總繼貞不可囑戎政尚書陸完學言於尚書張鳳翼鳳翼謂繼貞曰部事悉經此人手若小事不從他日沮壞大事奈何繼貞亦不可一日鳳翼頷而侍郎曰吾三人共乞此一人若何繼貞曰此朝廷事堂官自用則可欲司官開列則不可鳳翼卒用之化淳怒日遣人伺其隙不得坐小誑誤貶三秩無何叙甘肅功故巡撫梅之煥當復職鳳翼傳家臣

李長庚意必欲起用繼貞曰若爾恐并復官不可得鳳翼意堅繼貞曰任公為之他日詰責公當置對毋端累司官也及疏上果責司官回奏鳳翼失措繼貞曰此當言梅公才望宜用不忍終錮聖朝非可端引罪也遂落職歸鳳翼再疏乞留不許八年叙四川紅桃壩功復官致仕初延綏盜起繼貞即上言陛下以數萬金錢而活數十萬生靈福澤莫大焉活數十萬生靈而農桑復業賦稅常供所獲不止數萬金錢利益莫大焉彼地斗米銀四錢賑銀不如賑粟宜先發四五萬金用董搏霄人運之法就近糴粟輸至軍前更勅諸方援納事例及贖

緩俱輸粟入邊而稍昂其直俾輸者獲利則輸必多可
以撫輯飢民使不從賊，不就降即就縛耳帝不能用
居三月又言兵法撫勦並用非撫賊也撫飢民之從賊
者耳今日已從賊者猶少未從賊而勢必從賊者無窮
當此斗米四錢之日慈父不能保其子能禁其不從賊
乎請如神廟特遣御史賑濟故事費三十萬石以徃賊
就撫者給以牛種安輯得宜則民之已化為賊者將還
化為民而將化為賊者且永不為賊，黨漸散賊勢自
孤若日復一日殘破愈多即費數百萬不能收拾而人
民盡逃東作盡廢秦晉常賦悉歸烏有雖增兵增將何

救于事哉帝感其言遣御史吳甦以十萬金徃總貞又
上言賑臣費銀十萬度一人一金止可活十萬人而斗
米七錢止可活五十日耳乞勅甦回奏十萬金果足乎
否則當早沛恩膏雖內帑不宜惜也不聽總貞嘗語人
曰賊初起時得十萬金可解散吾爭之經年始見從今
賊已十倍于前非三十萬石不可至上以國用匱乏雖
下手詔遣甦使所費止此安足濟哉後果如其言十一
年用薦起歷兩京尚寶卿明年春召對陳水利屯田甚
悉五月遷順天府丞甫十日起拜兵部右侍郎兼右僉
都御史巡撫天津薊遼軍餉每歲水運百二十萬石以

三四月為首運五六月次運七八月終運是歲以畿輔被兵六月猶未開運繼貞至精心籌畫八月而三運畢竣將卒利馬死侵其料錢日告斃繼貞立法斃者按歲月賠補弊遂絕城中無井率取水城外特穿水門引流入之軍民大稱便銳意興屯借監司馮元颺等躬巡相視列上經地招佃用水任人薄賦五議部臣亟稱之自是白塘葛沽數十里間禾黍彌望十四年大旱飢人相食廣煮糜哺之遠近奔赴全活無算津門積糧多奸弊百出繼貞盡力釐剔犯者不少貸奸人無所牟利則詭詞訐總運游擊李桓于東廠異撼繼貞廠校遂捕委官

一人縛之柱酷掠之使實桓罪船戶聞之鳴鉦大鬧繼貞怒遣人釋委官縛而船戶遂乘勢毆其黨廠校謂繼貞實縱之繼貞乃疏聞頗侵中官王德化帝以詰德化而德化尚未知自是銜繼貞日遣旗尉殺跡督餉侍郎葉廷柱又頻以私意攻詆繼貞遂不安其位至十月詔發水師援遼東當事謂戰艦不具坐除名瀕行以所部省及俸薪七千金貯之于官軍民由之不得群為建祠未幾水師總兵劉定國謂行部登鎮察視舟船士卒並無缺請召還繼貞下部核奏時方急邊才廷臣交章論薦明年四月召為兵部添註右侍郎嚴旨促上道時已

得疾固辭廷臣不知責備甚至竟卒于途贈右都御史、
官其一子

張鏡心字孝仲磁州人天啟二年進士授蕭縣知縣移
定遠再移泰興崇禎二年入為禮科給事中八月首陳
時政七要以臣工不能奉行德意規切甚至吏部尚書
王永光力薦故御史高捷史堃且乞去帝御文華殿與
閣臣議留永光并用二人鏡心以侍班聞之退即上疏
言永光拂人性釀國憂無如此舉或謂二人在逆案之
外不妨起用臣謂在逆案之中者刑書已成而罪屬既
往在逆案之外者衣鉢相傳而禍在將來彼楊維垣霍

維華輩遭莽卓之時効首功而擁戴猶不似捷堃逢堯
舜之主甘樹幟以背公也從來是非邪正斷不兩立二
人之守邪說而不變猶臣等之持正論而不移陛下新
開世界奈何今若輩壞之况數日來輔臣叩閣以懇滿
朝呼籲而陳皆欲停二人之用而聖意不回是舉朝大
小臣工反不如伏莽一二遺奸也帝不從二人旋登用
果為清流之禍十一月都城被兵劾薊遼總督劉策宣
府總兵侯世祿罪當誅策遂獲譴三年正月再劾王永
光悞國列其奸私四事并劾山東巡撫王從義逗遛欺
罔而請誅侯世祿尤力由是從義世祿並褫官永光置

不問四月疏言自春入夏風旱異常水雹示警近復日
色慘白沙塵漲天全無開朗之象臣竊憂之夫旱之氣
為驕為鬱風者天之號令號令不拂人心則風順雹者
陰脅陽也日者照臨之象兩者澤也不雨為天地之氣
不交而解澤也今天下世道何如哉士驕于序而蔑
等凌尊賤名棄義賦詩飲酒口舌緝翻穀妓櫻蒲放浪
繩檢下者把持官長武斷鄉閭不曰輕游而曰曠達蓋
盡人而然也民驕于野而棄產蕩生聚徒剽劫焚香立
會綠林藏身閭左無知及逃卒無歸者望之為堅信符
術堅于王章死徒党甘于鼎鑊鼠竊蜂屯一呼肆應大

可慮也公論鬱于朝而士氣多約結大小相煽黑白任
心又有浮躁無識者入幕深堅不恤外議簧鼓儕輩相
怨一方能使真似形清東西向易識者所以寬窺垢避而
興悲此驕與鬱之徵也陛下居高而倡有風行之象但
恐時勢之來更革太易或者令多變與政太苛與制太
繁與威太猛與上出之而下未必行下行之而實未必
當甘苦燥濕之際未必其盡調而匹夫匹婦之心未必
其盡合與抑或君子屈于野正論屈于朝與有一於此
皆拂之象而風應春秋書雹者二皆有其驗大抵臣下
事權第一之所致也陛下太阿獨搯豈其有此而泰之天

心人事不幸而有其端矣可不預為防乎陛下雖照當
空無微不燭有日之象焉然得無精以屢用而疲明以
索照而窮與英察之極時或微有所乘少有所借與鑒
臨之下或愛而忘其惡憎而失其美與此陰靈慘白之
應也而其要總在於堂陛之相親則上下交而道合之
說也往年召對之時言官得隨大臣並入迓者召對頗
希時或獨召言官曾不得預耳目之用得毋偏廢興往
年省覽章奏批荅如流近則漸有留中令披忠瀝胆者
徒揣天聽之高于不可知之域則聲氣之通得毋微有
壅闕與幸燕閒之暇少垂省覽帝得䟽不悅頗加譙讓

四年貴詔雲南還陳雲貴形勢及孔有德等叛勅巡撫
孫元化余大成陳制馭机宜帝多採納六年屢迁吏科
都給事中明年當計吏䟽陳釐剔六規盡發臣工交私
之弊帝即命飭行計事竣擢太常少卿迁大理移南京
光祿卿十年四月拜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
兩廣軍務巡撫廣東思明土官弒其知府為亂遣將討
平之衡州之藍山有地曰高獠原紫獠源賊首李荆楚
陳朝龍等擬為巢肆出剽劫在桂陽臨武者則有牛寨
猴寨芹寨諸賊劉新宇蔣明宇等為之魁與二源聲勢
相倚十一年荆楚等擁眾逼永州尋由東安水道入廣

西而全州亦被圍朝議命鏡心及廣西巡撫林贊備沅
心撫陳睿謨南贛巡撫王之良移師會討贊先解全州
圍即駐其地鏡心集兵長樂移鎮韶州之良亦提兵入
柳州而睿說先謨命中軍尹先民等以六月二十一日進
至牛寨與賊戰于銅梁橋互有殺傷監軍推官孫明存
設計令壯士誘斬劉新宇蔣明宇其黨王貴甫曾東保
等皆被擒餘衆竄入岩洞更推新宇弟秀宇為主而以
芹寨賊劉廷相多智數推尊之用其計謀官軍分四路
進剿賊斷橋扼道官軍爭險得過追奔二十餘里直抵
牛寨焚其巢賊走芹寨阻險拒守先民明存前後夾擊

秀宇力不支挾百餘人遁尋捕獲磔之獨廷相跳而免
牛猴諸寨悉平斬首數千級時七月十有五日也乃議
進攻二源二源踞天險不可攻會諸道兵亦大集鏡心
所調廣西叅將成大用勝之于藍山俘斬八百有奇廣
東游擊林宏勝之于臨武俘斬六百焚賊巢三遊擊李
相又破之俘斬四百七十焚賊巢二諸軍鼓行而前直
抵寧溪其地高二源咽喉也八月初三日大用及湖廣
遊擊貢王猷從高僚源外踰嶺攀藤以進拔其冷水牛
塘諸寨賊魁廖二廖三俱授首斬級千餘初五日追至
三分石榆木山香鑪山復斬首數百高僚既破諸軍畢

萃于紫獠初九日分左右翼進擊廣東叅將施王政為
前鋒副將徐之龍守繼之冒險仰攻賊多死乃縱火焚
山適風順火烈賊焚灰及墜崖谷死者不可勝紀其魁
陳朝龍李德所魯孟卿等皆被戮李荆楚就擒從兵大
搜十日餘賊盡殄紫獠亦平明年崖州黎賊亂殺將吏
鏡心誅其首惡換散其餘為建署設防立學置師教其
子弟讀孝經一方遂定尋討平盤古十八峒蠻賊廣州
洩夷為變又討平之涖鎮四年威惠甚著十三年十二
月召為兵部左侍郎十五年三月以薊閩總督張福臻
未至擢鏡心兵部尚書代之命甫下福臻已至詔鏡心

別用旋以母憂歸南渡時黃道周薦其可大用會馬士
英竊政道周不能安其位鏡心亦避去久之卒于家
馮元颺字爾賡慈谿人太僕少卿若愚子也奉崇禎元
年進士授都水主事四年冬帝遣中官張彝憲總理戶
工二部事廷臣爭之不能得元颺上言廷臣之爭彝憲
臣以為不必爭也在汲骸聖意而善承之遠必無犯祖
宗交結之條近必無負聖明釐剔之意其道莫如禁交
謁夫有交謁則有酬酢有情面弊安能清臣自矢屏跡
絕踪不修一刺惟以出入之數報之堂官聽彝憲稽核
以絕交私之弊更望嚴勅諸司不許一至內臣之門識

內臣之面有違此者罪無赦內臣死別立公署亦不得
造兩部之堂與部臣交接如有奸弊即聽糾彈若職奉
公苟幸無罪自是人臣常分內臣亦不得萬幸故使外
臣幸內臣之不來以自便私圖猶可言也使外臣幸內
臣之來而共相蒙蔽不可言也伏冀聖明垂察帝不悅
責以沽名而勅彛憲無納賄受囑彛憲大愠將伺隙中
之時元颺監長德二陵橋梁洗手受事上羨金四萬有
奇彛憲無以害也然元颺終懼禍佯墮馬傷足乞假歸
尋起禮部儀制主事進員外郎即中八年出為蘓松兵
備參議元颺守官廉與弟給事中元颺並為東林所推

盛有時名時溫體仁當國而唐世濟為總憲皆烏程人
也其鄉人為盜于太湖以兩家為與主人莫敢問元颺
捕得輒發露之最後獲其渠魁則世濟族子也勢要多
為析免竟置之法明年冬京師戒嚴急督兵入衛半道
聞已解嚴乃返尋遷福建提學副使巡撫張國維奏白
之太倉人陸文聲訐其鄉人張溥張采倡復社亂天下
章下抚按核奏巡按倪元珙以屬元颺元颺力詆文聲
誣罔盛稱溥等好學真修無可罪元珙即據以入告時
體仁方庇文聲兩人並獲譴元颺謫山西益運司判官
十一年濟南被兵攝濟寧兵備事總督中官高起潛下

全諸城不得擅擊鼓兵歲將暮有兵乘夜來攻元颯擊
却之明日起潛部將謂夜間所擊殺者其營兵也諜于
城下元颯登陴責之曰吾但知擊攻城者安知汝兵若
尔則汝之罪更大矣語塞而去元颯即抗疏劾起潛請
誅之以謝燕齊之民不報十四年迁天津兵備副使十
月擢右僉都御史代李继貞巡撫天津兼督遼餉海運
每苦風濤元颯立法嚴密以軍令部勒諸舟輪無後期
時元颯已掌中樞帝顧其兄弟厚嘗賜官參療元颯疾
而元颯以衰老乞休詔遣李希沆代未至而京師陷元
颯將整兵圖戰守副使原毓宗叛降賊禁不使發元颯

乃由海道歸閏六月卒

